

宋史

冊五

新嘉坡

宋史卷八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地理志第四十二

地理五

福建路利州路

成都府路夔州路

潼川府路

福建路州六福建泉南劍漳汀軍二邵武興化縣四十七南渡後升建州為府
紹興三十二年戶一百三十九萬五百六十五口二百八十二萬八千八百五
十二

福州大都督府長樂郡威武軍節度舊領福建路鈐轄建炎三年升帥府崇寧

戶二十一萬一千五百五十二貢荔枝鹿角菜紫菜元豐貢紅花蕉布縣十二

閩望候官望福清望古田望唐縣有寶興永福望有黃洋保長溪望有王林銀

長樂緊有海壇山鹽場羅源中舊永閩清中寧德中王審懷安望太平興國五連江望

建寧府上本建州建安郡舊軍事端拱元年升為建寧軍節度紹興三十二年

以孝宗舊邸升府崇寧戶一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六貢火箭石乳龍茶元豐

宋

史卷八十九 地理志

一中華書局聚

貢龍鳳等茶練縣七建安望漢縣有北苑茶焙龍焙監浦城望有餘生蕉溪嘉

禾銀場景定元年改今名松溪崇安場為縣政和隸鎮為縣政和五

年改關隸為政和望熙寧三年廢監一豐國咸平二年置鑄銅錢

泉州望清源郡太平興國初改平海軍節度本上郡大觀元年升為望郡崇寧

戶二十萬一千四百六貢松子元豐貢綿蕉葛縣七晉江望有鹽亭一南安中

同安中有安仁上下馬欄莊坂四鹽場惠安望太平興國六年析晉江永春中閩桃源縣有安

溪下有青鐵場德化下有赤鐵場

南劍州上劍浦郡軍事太平興國四年加南字崇寧戶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六

十一貢上苗香元豐貢茶縣五劍浦緊舊龍津縣南唐改有大演將樂上太平

年自建州來隸有石牌安福二銀場順昌上南唐升永沙泉銀場尤溪上有尤溪寶

漳州下漳浦郡軍事崇寧戶一十萬四百六十九貢甲香鮫魚皮縣四龍溪望

吳慣沐犢中柵三鹽場漳浦望有黃龍巖興二銀場長泰望太平興國五年自泉州來隸

汀州下臨汀郡軍事淳化五年以上杭武平二場並為縣元符元年祈長汀寧

化置清流縣崇寧戶八萬一千四百五十四貢蠟燭縣五長汀望有上寶錫場

務莒溪寧化望有龍門新上杭上有鍾寮金場天聖二年徙洽郭下武平上清流南

渡後增縣一蓮城本長汀蓮城堡紹興三年升縣

邵武軍同下州太平興國五年以建州邵武縣建為軍仍以歸化建寧二縣來

屬崇寧戶八萬七千五百九十四貢紵縣四邵武望有黃土等三鹽場龍光澤

望太平興國六年析邵武置泰寧望南唐歸化縣元祐元年改為建寧望有龍

縣有太平銀場新安鐵場泰寧泰寧有螺螄金場江源銀場建寧門等三

興化軍同下州太平興國四年以泉州游洋百丈二鎮地置太平軍尋改戶六

萬三千一百五十七貢綿葛布縣三莆田望自泉州與仙遊望興化中太平興

置縣

福建路蓋古閩越之地其地東南際海西北多峻嶺抵江王氏竊據垂五十年

三分其地宋初盡復之有銀銅葛越之產茶鹽海物之饒民安土樂業川源浸

灌田疇膏沃無凶年之憂而土地迫陋生籍繁夥雖硤确之地耕耨殆盡畝直

寢貴故多田訟其俗信鬼尙祀重浮屠之教與江南二浙略同然多嚮學喜講誦好爲文辭登科第者尤多

成都府路府一成都州十二眉蜀彭綿漢嘉邛簡黎雅茂威軍二永康石泉監一仙井縣五十八南渡後府三成都崇慶嘉定州十一眉彭綿漢邛黎雅茂簡威隆軍二永康石泉淳熙二年戶二百五十八萬口七百四十二萬

成都府次府本益州蜀郡劍南西川節度太平興國六年降爲州端拱元年復爲劍南西川成都府淳化五年降爲節度嘉祐五年復爲府六年復節度舊領成都府路兵馬鈐轄建炎三年罷兼利州路紹興元年領成都路安撫使五年兼四路安撫制置大使十年置宣撫罷制置司知府帶本路安撫使十八年罷宣撫復制置司乾道六年又罷併歸安撫司知府仍帶本路安撫使淳熙二年復制置司罷宣撫司開禧元年置宣撫罷制置司未幾兩司並置後罷宣撫仍置制置大使嘉定七年去大字崇寧戶一十八萬二千九百五十八萬九千

九百三十貢花羅錦高紵布牋紙縣九成都

次華陽

次新都

次郫

次畿熙寧五

年省犀浦爲

鎮入雙流次溫江次新繁次漢繁改廣都次熙寧五年廢陵州以靈泉次舊名

靈池天聖四年改

眉州上通義郡至道二年升為防禦崇寧戶七萬二千八百九口一十九萬二

千三百八十四貢夔金巴豆縣四眉山望隋通義縣太彭山望丹稜望青神緊

崇慶府緊本蜀州唐安郡軍事紹興十年以高宗潛藩升崇慶軍節度淳熙四

年升府崇寧戶六萬七千八百三十五口二十七萬三千五十貢春羅單絲羅

縣四晉源望新津望唐唐安縣永康望蜀析城地置縣

彭州緊濛陽郡軍事崇寧戶五萬七千五百二十四貢羅縣三九隴望唐縣熙

朔口縣四年省為鎮入焉有崇寧望唐昌縣崇濛陽望

綿州上巴西郡軍事紹興三年以知州事兼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節

制屯戍軍馬五年川峽宣撫副使移司綿州六年罷二十一年罷沿邊安撫使

嘉熙元年為四川制置副使治所崇寧戶一十二萬二千九百一十五口二十

三萬四百九貢綾紵布縣五巴西望彰明望魏城緊羅江緊鹽泉中

漢州上德陽郡軍事戶一十二萬九百口五十二萬七千二百五十二貢紵布

縣四維望什邡望綿竹望德陽望

嘉定府上本嘉州犍為郡軍事乾德四年廢綏山羅目玉津三縣慶元二年以

寧宗潛邸升府開禧元年升嘉慶軍節度崇寧戶七萬一千六百五十二口二

十一萬四百七十二貢麩金縣五龍遊上宣和元年改曰嘉祥後復故熙寧五年省平羌縣入焉洪雅化四

年自眉夾江中峨眉中犍為下大中祥符四監一豐遠鑄鐵錢

邛州上臨邛郡軍事崇寧戶七萬九千二百七十九口一十九萬三千三十二

貢絲布縣六臨邛望熙寧五年省臨溪縣為鎮依政望安仁望有延大邑望有

砦蒲江上有鹽井火井中開寶三年移治平監一惠民鑄鐵錢建

簡州下陽安郡軍事崇寧戶四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口九萬五千六百一十九

貢綿紬麩金縣二陽安上平泉中

黎州上漢源郡軍事崇寧戶二千七百二十二口九千八十貢紅椒縣一漢源

下慶曆六年廢通望縣入領羈縻州五十四羅巖州索古州秦上州合欽州焉舊廢飛越縣有博易務川州輒榮州蓬口州柏坡州博盧

廢為砦宣和二年廢砦為堡又廢敷文關為敷文堡延寧砦本威戎軍熙寧間所建政和六年湯延俊等納土重築軍城改名延寧宣和三年廢為砦隸茂州四年又廢砦及壽寧堡入汶川縣

威州下維川郡軍事本維州景德三年以與維州聲相亂改今名崇寧戶二千

二十口三千一十三貢當歸羌活縣二保寧下唐薛城通化下天聖元年改途

平三年省通化軍隸縣有博易場領羈縻州二保州嘉會砦本羈縻霸州政和四年建為亨州

縣曰嘉會宣和三年廢州以縣為砦隸威州通化軍熙寧間所建在保霸二州

之間政和三年董舜咨納土因舊名重築軍城宣和三年省軍使為監押隸威

州

永康軍同下州本彭州導江縣灌口鎮唐置鎮靜軍乾德四年改為永安軍以

蜀川之青城及導江縣來隸太平興國三年改為永康軍熙寧五年廢為砦九

年復即導江軍治置永康軍使隸彭城元祐初復故縣二導江望乾德中自彭

年軍廢復隸彭州後青城望乾德中自蜀州來隸熙寧五年復於此置有博馬場軍廢還隸蜀州不知何年復來隸

仙井監同下州本陵州至道三年升為團練咸平四年廢始建縣熙寧五年廢
為陵井監宣和四年改為仙井監隆興元年改為隆州崇寧戶三萬二千八百
五十三口一十萬四千五百四十五貢苦藥子續隨子縣二仁壽中井研中南
渡後增縣二貴平中下熙寧五年廢入廣都籍中下廢復同上鎮一大安舊永安鎮崇寧二年改鹽井

一

石泉軍本綿州石泉縣政和七年建為軍割蜀之永康綿之龍安神泉來隸宣
和三年降為軍使縣皆還舊隸宣和七年復為軍額縣三石泉下神泉上有石關

龍安上有三盤砦及茶場宣和元年改龍安曰安昌後復故寶祐後為軍治所堡九重和元年置會同靖安嘉平通津橫望平隴陵霄聳翠連雲

潼川府路府二潼川遂寧州九果資普昌敘瀘合榮渠軍三長寧懷安廣安監
一富順紹興三十二年戶八十萬五千三百六十四口二百六十三萬六千四
百七十六

潼川府緊梓潼郡劍南東川節度本梓州乾德四年改靜戎軍置東關縣太平
興國中改靜安軍端拱二年為東川元豐三年復加劍南二字重和元年升為

府舊兼提舉梓州果渠懷安廣安軍兵馬巡檢盜賊公事乾道六年升瀘南為

潼川府路安撫使崇寧戶一十萬九千六百九口四十四萬七千五百六十五

貢綾曾青空青縣十鄴有三十四鹽井中江望隋玄武縣大中祥符五年改有鹽井涪城望有四鎮二射

洪緊有鹽井緊熙寧五年省永泰縣通泉上有三飛鳥中有五銅山中有東關

中下有四鹽井南渡後為縣永泰中下本尉司

遂寧府都督府遂寧郡武信軍節度本遂州政和五年升為府宣和五年升大

藩端平三年兵亂權治蓬溪砦崇寧戶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二口一十萬二千

五百五十五貢樗蒲綾縣五小溪望隋方義縣太平興國初改蓬溪望長江緊端平三年以

青石緊遂寧中唐縣熙寧六年省青石縣入焉七年復置

順慶府中本果州南充郡團練寶慶三年以理宗初潛之地升府隸劍南東路

端平三年兵亂淳祐九年徙治青居山崇寧戶五萬五千四百九十三口一十

三萬三百一十三貢絲布天門冬縣三南充望熙寧六年省流溪縣為鎮西充

望流溪望

資州上資陽郡軍事乾德五年廢月山丹山銀山清溪四縣宣和二年改龍水為資州後復故淳祐三年廢崇寧戶三萬二千二百八十七口四萬七千二百

一十九貢麩金縣四盤石緊有一十八鹽井一鐵冶資陽緊龍水下內江下有六十六鹽井

普州上安岳郡軍事乾德五年廢崇龕普慈二縣端平三年兵亂淳祐三年據

險置治寶祐以後廢崇寧戶三萬二千一百一十八口七萬三千二百二十一

貢葛天門冬縣三安岳中下熙寧五年廢普康縣入焉安居中樂至下

昌州上昌元郡軍事崇寧戶三萬六千四百五十六口九萬二千五十五貢麩

金絹縣三大足上昌元上咸平四年移治羅市永川上

敘州上南溪郡軍事乾德中廢開邊歸順二縣本戎州政和四年改咸淳三年

徙治登高山崇寧戶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八口三萬六千六百六十八貢葛縣

四宜賓中唐義賓縣太平興國元年改熙寧四年省南溪中乾德中移治舊舊城有鹽井宣化

唐義賓縣太平興國元年改熙寧四年改為鎮為縣改今名慶符本敘州徽外地政和二年建鎮隸夔道宣和元年復以鎮為縣改今名慶符為祥州置慶符來附二縣宣

和三年州廢併來附縣入慶符縣隸敘州峇五柔遠樂羈縻州三十建州照州從清平石門懷遠靖康元年廢柔遠樂從二峇隸懷遠羈縻州三十建州照州

洛州盈州德州為州移州扶德州播浪州筠州武昌州志州已上皆在南廣溪

洞商州馴州浪川州聘州已上皆在馬湖江協州切騎州靖州曲江州可陵州

品州柯違州碾衛州瀟州從州
播陵州鉅州已上皆在石門路

瀘州上瀘州郡瀘川軍節度本軍事州宣和元年賜軍額乾道六年升本路安

撫使嘉熙三年築合江之榕山再築江安之三江磧四年又築合江之安樂山

為城淳祐三年又城神臂崖以守景定二年劉整以城歸大元後復取之改江

安州崇寧戶四萬四千六百一十一口九萬五千四百一十貢葛縣三年廢綿

水富義置上監州治平四年廢羊羝砦元豐二年廢白芳砦三年廢平夷瀘川

堡於羅池改築安遠砦廢大碕武寧一砦五年復置武寧砦隸長寧軍
中江安南田武寧安遠等砦合江中遙壩青山安溪為縣隸純州後廢純

州復為砦宣和三南渡後增縣一納溪皇祐二年以安溪復置監一南井城三樂

年廢遙壩四年復
共城元豐四年江門砦鎮溪堡梅嶺堡大洲堡九支城大觀二年建純州置九

宣和二廢純州及九支縣為九支城武都城兩縣宣和三年建滋州置承流仁懷

以安溪美利城為砦改慈竹砦為堡
以仁懷為堡承安遠砦元豐三年置大觀四博望砦政和七年板橋堡政和堡

流縣併入仁懷
六年綏遠砦前隸武都城宣領羈縻州十八峨州長寧州晏州鞏州瀟州浙州悅州思

宋州順州藍州長寧軍本羈縻州熙寧八年夷人得箇祥獻長寧晏奉高薛鞏

涇州高州姚州清思峨等十州因置清井監隸瀘州政和四年建為長寧軍領砦堡六梅洞砦

政和五年清平砦舊隸祥州政和二年建築賜今武寧砦熙寧七年置舊名小溪

年廢五年復置政和四年建長寧軍以武寧為砦皇祐元年置三江砦三年

復為砦安夷砦熙寧六年置舊名婆娑大石筍堡政和五年置初名南渡後縣

一安寧嘉定四年升安夷砦為縣有武寧寧遠二砦

合州中巴川郡軍事淳祐三年移州治于釣魚山崇寧戶四萬八千二百七十

七口八萬四千四百八十四貢牡丹皮白藥子縣五石照中魏石監縣乾德三年改漢初中

巴川中赤水中銅梁中下熙寧四年省赤水入焉七年復置

榮州下和義郡軍事乾德五年廢和義縣端平三年擇地僑治寶祐後廢崇寧

戶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七口五萬二千八十七貢斑布縣四榮德中下舊名旭川治平四年

改熙寧四年省公井縣為鎮威遠中資官中下有鹽井應靈鹽井

渠州下隣山郡軍事寶祐三年徙治禮義山崇寧戶三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口

六萬三千八百三十貢綿紬買子木縣三流江緊西魏縣景祐三年廢大竹縣入焉紹興三年復分置隣

水下唐縣乾德四年移治崑樓鎮隣山下梁縣乾德三年移治故隣州城南渡後增縣一大竹懷安軍同下州

乾德五年以簡州金水縣建為軍崇寧戶二萬九千六百二十五口一十七萬

四千九百八十五貢紬縣二金水望金堂望乾德五年自漢州來隸

寧西軍本廣安軍同下州開寶二年以合州儂回新明二鎮建為軍淳祐三年

城大良平為治所寶祐末歸大元景定初復取之咸淳二年改軍名崇寧戶四

萬七千五十七口一十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四貢絹縣三渠江中開寶二年自渠州來隸岳

池緊開寶二年自果州來隸新明中開寶二年自合州來南渡後增縣一和溪開禧三年升鎮為縣

富順監同下州本瀘州之富義縣掌煎鹽乾德四年升為富義監太平興國元

年改治平元年置富順縣熙寧元年省嘉熙元年蜀亂監廢咸淳元年徙治虎

頭山崇寧戶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一口二萬三千七百一十六貢葛領鎮十三

鹽井一

利州路府一興元州九利洋閬劍文興蓬政巴縣三十八關一劍門南渡後府

三興元隆慶同慶州十二利金洋閬巴沔文蓬龍階西和鳳軍二大安天水紹興三十二年戶三十七萬一千九十七口七十六萬九千八百五十二

興元府次府梁州漢中郡山南西道節度舊兼提舉利州路兵馬巡檢事建炎

二年升本路鈐轄四年兼本路經略安撫使後分利州路為東西路興元劍利

閬金洋巴蓬大安為東路治興元階成和鳳文龍興為西路治興州又置利州

路階成和鳳州制置使涇原秦鳳路經略安撫使乾道四年合為一路興元帥

兼領之淳熙二年復分三年又合五年復分紹興五年再合慶元二年又分嘉

定三年復合崇寧戶六萬二百八十四口一十二萬三千五百四十貢臘脂紅

花縣四南鄭次城固次褒城次西次道一年割隸大安茶場一熙寧八年

渡後增縣一廉水次鄭縣置以廉水為名

利州都督府益川郡寧武軍節度舊昭武軍景祐四年改紹興十四年分東西

兩路紹熙五年復合為一慶元二年復分嘉定三年復合十一年又分端平三

年兵亂廢崇寧戶二萬五千三百七十三口五萬一千五百三十九貢金鋼鐵

縣四綿穀中葭萌中嘉川中下咸平五年自鎮州來隸昭化下後周益昌縣

洋州望洋川郡武康軍節度舊武定軍景祐四年改建炎以後嘗置蓬巴洋州

安撫使尋罷崇寧戶四萬五千四百九十口九萬八千五百六十七貢隔織縣

三興道望西鄉上真符中

閬州上閬中郡乾德四年改安德軍節度紹興十四年隸東路端平三年兵亂

淳祐三年移治大獲山崇寧戶四萬三千九百三十六口一十萬九百七貢蓮

綾縣七閬中望閬水迂曲繞縣三面故名蒼溪緊南部緊新井緊奉國中熙寧

岐平縣為新政中西水中下熙寧四年省

隆慶府本劍州上普安郡軍事乾德五年廢永歸縣隆興二年以孝宗潛邸升

普安軍節度紹熙元年升府端平三年兵亂崇寧戶三萬五千二十三口一十

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貢巴戟縣六普安中熙寧五年省梓潼上陰平中武連

中普成中劍門中下熙寧五年以劍門關劍門縣復隸州

巴州中清化郡軍事乾德四年廢盤道歸仁始寧三縣咸平五年以清化屬集

州熙寧五年廢集州又廢壁州以其縣來隸建炎三年兼管內安撫嘉熙四年

兵亂民散崇寧戶二萬三千三百三十七口四萬一千五百一十六貢綿紬縣

五化城中下省集州清化縣為鎮入焉難江上舊隸集州恩陽中下熙寧三年省曾口下熙寧五年省其章縣為

鎮入通江符陽二縣入焉

文州中下陰平郡軍事建炎後帶沿邊管內安撫尋罷隸利西路紹定末置司

成都端平後兵亂州廢崇寧戶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一口二萬二千七十八貢

麝香縣一曲水中下西魏縣有重石昆谷張添磨蓬留券羅移思村戎門披波綏南十砦水銀務一

沔州下順政郡軍事本與州紹興十四年為利西路治所開禧三年吳曦僭改

開德府曦誅改沔州崇寧戶一萬二千四百三十口一萬九千六百七十三貢

蜜蠟縣二順政中開禧三年改為略陽長舉中下監一濟衆鑄鐵錢

蓬州下咸安郡軍事乾德三年廢宕渠縣淳祐三年置司古渝縣崇寧戶二萬

七千八百二十七口五萬一千四百七十二貢紵絲綾綿紬縣四蓬池中儀隴

中營山中唐朗池縣太中祥符五年改熙寧三年省蓬山縣為鎮入焉伏虞中下熙寧五年省南渡後增縣二

夏山中下建炎二年復相如望以南有司馬相如故宅而名嘉熙間兵亂寶祐六年自興州來屬

政州下江油郡軍事本龍州政和五年改爲政州紹興元年復爲龍州端平三

年兵亂寶祐六年徙治雍村崇寧戶三千五百二十三口九千二百九十四貢

麩金羚羊角天雄縣二江油中有乾坡清川下本馬盤唐改今各康定初增戍兵端平三年兵亂地廢

大安軍中本三泉縣舊屬興元府乾德三年平蜀以縣直屬京至道二年建爲

大安軍三年軍廢縣仍舊屬京紹興三年復升軍崇寧戶六千七十五口一萬

八百九十一領鎮二金牛青烏南渡後復置三泉縣隸軍

金州上安康郡昭化軍節度前宋隸京西南路惟此一州未沒于金建炎四年

屬利州紹興元年置金均房州鎮撫使六年復隸京西南路九年隸西川宣撫

司十年置金房開達安撫使十三年隸利州路又以商州上津豐陽兩縣來屬

乾道四年兼管內安撫縣六西城下漢陰鎮中下紹興二年遷治新店以舊縣爲嘉定三年升激口鎮爲縣有饒風

鎮洵陽中石泉下平利下南渡後增縣一上津中下本平利縣地紹興十六年以鶻嶺關卓馱平爲界

階州中下武都郡軍事本隸秦鳳路紹興初陝西地盡入于金惟階成岷鳳洮

五郡鳳翔府和尙原隴州方山原存紹興初以楊家崖爲家計砦縣二福津

將利中同慶府中下同谷郡軍事本成州隸秦鳳路紹興十四年來屬寶慶元

年以理宗潛邸升同慶府縣二同谷中栗亭中

西和州下和政郡團練本隸秦鳳路紹興元年入于金改祐州舊名岷州十二

年與金人和以岷犯金太祖嫌名改西和州因郡名和政云以淮西有和州故

加西字開禧二年又入于金縣三長道緊大潭中祐川

鳳州下河池郡團練舊屬秦鳳路紹興十四年來隸縣三梁泉上兩當上河池

緊

天水軍同下州紹興初秦州入于金分置南北天水縣十三年隸成州後以成

紀之太平社隴成之東阿社來屬嘉定元年升軍九年移于天水縣舊治仍置

縣一天水紹興十五年廢成
紀隴西二縣來入

夔州路州十夔黔施忠萬開達涪恭珍軍三雲安梁山南平監一大寧縣三十

二南渡後府三重慶咸淳紹慶州八夔達涪萬開施播恩軍三雲安梁山南平

監一大寧紹興三十二年戶三十八萬六千九百七十八口一百一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八

夔州都督府雲安郡寧江軍節度州初置在白帝城景德三年徙城東建炎三年升夔利兵馬鈐轄淳熙十五年帥臣帶歸峽州兵馬司元豐戶一萬一千二

百一十三貢蜜蠟縣二奉節 中巫山下

紹慶府下本黔州黔中郡軍事武泰軍節度紹定元年升府紹熙三年移巡檢

治增潭元豐戶二千八百四十八貢朱砂蠟縣二彭水 中嘉祐八年廢洪杜洋

有洪杜小洞界山難溪四砦紹興黔江 下有白石門蘭佐水永安樂雙洪射

二年以元隸珍州戶四十九遷隸黔江 營右水蠻塚浴水潛平鹿角萬就六堡

白水土溪小石門茆田木柵虎眼二十九砦 羈縻州四十九 清州蔣州遠州隸州

射相陽小村石門茆田木柵虎眼二十九砦 羈縻州四十九 清州蔣州遠州隸州

州製州峨州邦州鶴州勞州義州福州儒州令州郝州普州寧州綠州那州鸞

州樂善州邛州敷州冕州侯州焚州添州瑤州雙城州訓州鄉州州茂州龍州整

施州下清江郡軍事元豐戶一萬九千八百四貢黃連木藥子縣二清江 中歌下

羅永寧細沙寧邊尖木夷平六砦熙寧六年五月省施州永建始天下一砦

興砦置夷平砦元豐三年七月廢永寧砦置行廊安確二砦

一廣積紹聖三年置鑄鐵錢

咸淳府下本忠州南賓郡軍事咸淳元年以度宗潛邸升府元豐戶三萬五千

九百五十貢綿紬縣三臨江中墊江中下熙寧五年省貴溪縣入焉南賓下南渡後增縣二豐

都下龍渠下

萬州下南浦郡軍事開寶三年以梁山為軍元豐戶二萬五百五十五貢金木

藥子縣二南浦下有平雲武寧下

開州下威山郡軍事崇寧戶二萬五千貢白紵車前子縣二開江上慶曆四年廢新浦縣入

焉清中舊名萬歲水後改

達州上通川郡軍事本通州乾德三年改乾德五年廢閬英宣漢二縣熙寧六

年省三岡縣七年省石鼓縣分隸通川新寧永睦三縣元豐戶四萬六百四十

貢紬縣五通川中巴渠中永睦下隋永穆縣今改新寧下東鄉下南渡後增縣一通明

下舊通明院

涪州下涪陵郡軍事熙寧三年廢温山縣為鎮大觀四年廢白馬砦咸淳二年

移治三台山元豐戶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八貢絹縣三涪陵下有白馬鹽場樂温下武

龍下宣和元年改武龍縣為枳縣紹興元年依舊

重慶府下本恭州巴郡軍事舊為渝州崇寧元年改恭州後以高宗潛藩升為

府舊領萬壽縣乾德五年廢雍熙中又廢南平縣慶曆八年以黔州羈縻南漆

二州來隸皇祐五年以南州置南川縣熙寧七年以南川縣隸南平軍元豐戶

四萬二千八十貢葛布牡丹皮縣三巴中有石英峯玉監溪新興四鎮江津中下乾德五年移治馬驥鎮壁

山下羈縻州一濠州領榮懿扶歡二縣以會首領之後隸南平軍

雲安軍同下州開寶六年以夔州雲安縣建為軍建炎三年為軍使元豐戶一

萬一千七十五貢絹縣一雲安望有思問捍技平南三砦玉井鹽場團雲鹽井監一雲安熙寧四年以雲安監戶口

析置安義縣八年戶還隸雲安縣復為監

梁山軍同下州高粱郡開寶二年以萬州不氏屯田務置軍撥梁山縣來隸熙

寧五年又析忠州桂溪地益軍元祐元年還隸萬州尋復故元豐戶一萬二千

二百七十七貢綿縣一梁山中下

南平軍同下州熙寧八年收西番部以恭州南川縣銅佛壩地置軍領縣二南

川中下熙寧八年省入隆化元豐元年復置隆化下熙寧八年自涪州來隸有有榮懿開邊通安安穩歸正五砦漆川堡七渡水砦大觀四年砦廢

漆溪砦本羈縻漆州領榮懿扶歡二縣熙寧七年招納置榮懿等砦隸恭州後

隸南平軍大觀二年別置漆州及漆溪夜郎兩縣宣和二年廢州及縣以漆溪

砦為名隸南平軍

大寧監同下州開寶六年以夔州大昌縣鹽泉所建為監元豐戶六千六百三

十一貢蠟縣一大昌中下端拱元年自夔州來隸舊在監南六十里嘉定八年徙治水口監

珍州唐貞觀中開山洞置唐末沒於夷大觀二年大駱解上下族帥獻其地復

建為珍州宣和三年承州廢以綏陽縣來隸縣二樂源綏陽本羈縻夷州大觀

三年酋長獻其地建為承州領綏陽都上義泉寧夷洋川五縣宣和三年廢州

及都上等縣以綏陽隸珍州遵義砦大觀二年播州揚文貴獻其地建遵義軍

及遵義縣宣和三年廢州及縣以遵義砦為名隸珍州

思州政和八年建領務川邛水安夷三縣宣和四年廢州為城及務川縣以務

川城為名邛水安夷二縣皆作堡並隸黔州紹興元年復為思州縣三務川安

夷邛水宣和四年並廢隸黔州紹興二年復

播州樂源郡大觀二年南平夷人楊文貴等獻其地建為州領播川琅川帶水

三縣宣和三年廢為城隸南平軍端平三年復以白綿堡為播州三縣仍廢嘉

熙三年復設播州充安撫使咸淳末以珍州來屬縣一樂源中有遵義岩開禧三年升軍嘉定十

一年復為岩

川峽四路蓋禹貢梁雍荆三州之地而梁州為多天文與秦同分南至荆峽北

控劍棧西南接蠻夷土植宜柘繭絲織文纖麗者窮於天下地狹而腴民勤耕

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其所獲多為遨遊之費踏青藥市之集尤盛焉動至

連月好音樂少愁苦尚奢靡性輕揚喜虛稱庠塾聚學者眾然懷土罕趨仕進

涪陵之民尤尚鬼俗有父母疾病多不省視醫藥及親在多別籍異財漢中巴

東俗尚頗同淪於偏方始將百年孟氏既平聲教攸暨文學之士彬彬輩出焉

宋史卷八十九考證

地理志五福建路福州閩清○一統志宋爲福清

南劍州將樂○五代爲鏞州

沙○按沙先屬汀州

夔州路夔州都督府初置在白帝城景德三年徙城東○臣宗楷按老學庵筆

記唐夔州在白帝城地勢險固丁晉公爲轉運使始遷於瀼西

宋史卷八十九考證

宋史卷九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地理志第四十三

地理六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燕山府路

廣南東路府一肇慶州十四廣韶循潮連梅南雄英賀封新康南恩惠縣四十三南渡後府三肇慶德慶英德州十一廣韶循潮連封新南恩梅雄惠紹興三十二年戶五十一萬三千七百一十一口七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四

廣州中都督府南海郡清海軍節度開寶五年廢咸寧番禺蒙化游水四縣大觀元年升為帥府舊領廣南東路兵馬鈐轄兼本路經略安撫使元豐戶一十四萬三千二百六十一貢胡椒石髮糖霜檀香肉豆蔻丁香母子零陵香補骨

脂舶上苗香沒藥沒石子元豐貢沉香甲香詹糖香石斛龜殼水馬鼈皮藤篔

縣八南海望隋縣後改常番禺上開寶中廢入南海皇祐增城中清遠中有大

康開寶五年復靜定鐵場懷集東莞中三鹽場海南黃田等新

錢糾鉛場利銀場東莞中三鹽場海南黃田等新

宋

史

卷九十一

地理志

一

中華書局聚

會下有千歲錫場信安初改信義熙寧五年廢入新會六年復置太平興國

復為縣紹聖元年復省為鎮初改信義熙寧五年廢入新會六年復置太平興國鎮後復為縣還隸廣州南渡後無信安增縣一香山紹興三十二年以東莞香山鎮為縣

韶州中始興郡軍事元豐戶五萬七千四百三十八貢絹鍾乳縣五曲江望有

錢監靈源等三翁源望有大湖銀樂昌中有黃坑等二仁化中開寶五年廢入

置有大眾多田二建福宣和三年以岑水場南渡後無建福增縣一乳源乾道

析曲江之樂昌依化鄉於州頭津置監一永通

循州下海豐郡軍事元豐戶四萬七千一百九十二貢絹藤盤縣三龍川望有

鉛場宣和三年改龍川興寧望晉縣天禧三年移長樂上熙寧四年析興寧縣

曰雷江紹興元年復舊興寧治長樂有夜明銀場長樂置有羅翊等四錫場

潮州下潮陽郡軍事元豐戶七萬四千六百八十二貢蕉布甲香鮫魚皮縣三

海陽望有海門等三砦三河口鹽潮陽中下本海陽縣地紹興揭陽宣和三年

鄉置揭陽縣紹興二年廢入海陽八年復仍移治吉帛村是謂三陽

連州下連山郡軍事元豐戶三萬六千九百四十三貢苧布官桂元豐貢鍾乳

縣三桂陽望有同陽山中有銅連山中紹興六年廢

梅州下軍事本潮州程鄉縣南漢置恭州開寶四年改熙寧六年廢元豐五年

復宣和二年賜郡名義安紹興六年廢州為程鄉縣仍帶程江軍事十四年復

為州元豐戶一萬二千三百七十貢銀布縣一程鄉中有樂口錫場石坑鉛場龍坑鐵場

南雄州下本雄州軍事開寶四年加南字宣和二年賜郡名保昌元豐戶二萬

三百三十九貢絹縣二保昌望始興中舊隸韶州開寶四年來隸

英德府下本英州軍事宣和二年賜郡名曰貢陽慶元元年以寧宗潛邸升府

元豐戶三千一十九貢紵布縣二貢陽望有鍾峒銀場禮平銅場滄光上開寶四年自廣州隸連州六年自連州

來隸有賢德等三銀場

賀州下臨賀郡軍事開寶四年廢蕩山封陽馮乘三縣本屬東路大觀二年五

月割屬西路戶四萬二百五貢銀縣三臨賀緊有大富川上桂嶺中南渡後屬

廣西路

封州望臨封郡軍事本下郡大觀元年升為望郡紹興七年省州以二縣隸德

慶府十年復舊元豐戶二千七百七十九貢銀縣二封川下開建下開寶五年廢入封川六年

置年復

肇慶府望高要郡肇慶軍節度本端州軍事元符三年升興慶軍節度大觀元

年升下為望重和元年賜肇慶府名仍改軍額元豐戶二萬五千一百三貢銀

石硯縣二高要中有沙利銀場浮蘆鐵場四會中舊隸廣州熙寧六年來屬有金場銀場

新州下新興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平興縣元豐戶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一貢銀

縣一新興中咸平六年移治州城西

德慶府望本康州晉康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州及悅城晉康都城並入端溪以

隸端州尋復為州大觀四年升為望郡紹興元年以高宗潛邸升為府十四年

置永慶軍節度元豐戶八千九百七十九貢銀縣二端溪下有雲瀧水瀧州

廢以縣來隸有羅磨護峒二銀場

南恩州下恩平郡軍事舊恩州開寶三年廢恩平杜陵二縣慶曆八年以河北

路有恩州迺加南字元豐戶二萬七千二百一十四貢銀縣二陽江中有海口

遂訓等四陽春下熙寧六年廢春州併銅陵
砦有錫場縣入陽春來隸有欖徑鐵場

惠州下軍事宣和二年賜郡名博羅元豐戶六萬一千一百二十一貢甲香藤

箱縣四歸善中有阜民錢監西平流坑二銀場永吉海豐下有雲溪揚安勞謝

鹽河源緊有立溪和溪博羅中有鐵場

廣南西路大觀元年割融柳宜及平允從庭孚觀九州為黔南路融州為帥府

宜州為望郡三年以黔南路併入廣西以廣西黔南路為各四年依舊稱廣南

西路州二十五桂容邕融象昭梧藤龔潯柳貴宜賓橫化高雷欽白鬱林廉瓊

平觀軍三昌化萬安朱崖縣六十五南渡後府二靜江慶遠州二十容邕象融

昭梧藤潯貴柳賓橫化高雷欽廉賀瓊鬱林軍三南寧萬安吉陽紹興二十二

年戶四十八萬八千六百五十五口一百三十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二

靜江府本桂州始安郡靜江軍節度大觀元年為大都督府又升為帥府舊領

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兼本路經略安撫使紹興三年以高宗潛邸升府寶祐六

年改廣西制置大使後四年廢復為廣西路經略安撫使元豐戶四萬六千三

百四十三貢銀桂心縣十一臨桂緊嘉祐六年廢興安望唐全義縣晉置溥州

宋 史 卷九十一 地理志 三十一 中華書局聚

國初改靈川望荔浦望永福下脩仁中熙寧四年廢脩仁縣為義寧中下本義

今名奏置開寶五年廢入理定下古下永寧中唐豐水縣熙寧四年廢南渡後無永

寧縣

容州下都督府普寧郡寧遠軍節度開寶五年廢欣道渭龍陵城三縣元豐戶

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六貢銀珠砂縣三普寧上開寶五年廢羅州以常陸川開

寶五年廢順州省龍豪温水龍水南河四縣入焉北流中開寶五年廢高州

九年移治公平淳化五年又徙治於舊温水縣四縣地入焉

邕州下都督府永寧郡建武軍節度開寶五年廢朗寧封陵思龍三縣大觀元

年升為望郡紹興三年置司市馬于橫山砦以本路經略安撫總州事同提點

買馬專任武臣隆興後文武通差寶祐元年兼邕宜欽融鎮撫使元豐戶五千

二百八十八貢銀縣二宣化下景祐二年廢武緣下景祐二年廢砦一太平舊

永平太平古萬橫山四砦元金場一鎮乃熙寧六羈縻州四十四縣五洞十一

豐九域志止存太平一砦忠州凍州江州萬丞州思陵州左州思誠州譚州渡州龍州七源州思明州西

平州上思州祿州石西州思浪州思同州安平州員州廣源州勤州南源州西

農州萬崖州覆利州温弄州及武黎縣羅陽陀陵縣永康縣武盈洞古甑洞恩
祥洞鐘峒卓峒龍英洞龍聳洞徊洞武德洞古佛洞八龍洞並屬左江道思恩
州鷄州思城州勤州歸樂州武峨州倫州萬德州蕃州昆明州婁鳳州侯唐州
歸恩州田州功饒州歸城州武籠州及龍川縣並屬右江道初安平州曰波州
皇祐元年改元祐三年
年又改懷化洞為州

融州融水郡清遠軍節度本軍事州大觀二年升為帥府三年罷帥府賜軍額

又升為下都督府崇寧元年置武陽砦羅城堡二年置樂善砦廢羅城堡四年

即融水縣王口砦置平州政和元年廢平州仍為王口砦與融江文村潯江臨

溪四堡砦來隸尋復故紹興四年復廢平州為王口砦觀州為高峯砦元豐戶

五千六百五十八貢金桂心縣一融水中開寶五年置羅城縣熙寧七年砦一融

江南渡後增縣一懷遠下紹興四年州廢復為砦來隸十四年羈縻州一樂善

復為縣有臨溪文村潯江三堡高峯砦

州

象州下象郡景德四年升防禦景定三年徙治來賓縣之蓬萊元豐戶八千七

百一十七貢金藤器櫬子縣四陽壽中下舊隸嚴州州廢來屬開寶武

化下熙寧七年廢武化縣武仙下南渡後無武化縣

宋 史 卷九十 地理志 四 中華書局聚

昭州下平樂郡軍事開寶五年廢永平縣元豐戶一萬五千八百八十貢銀縣

四平樂中大中祥符元年移治州城東立山中熙寧五年廢蒙州以龍平中開寶五年廢富州

馬江入焉熙寧八年又隸梧州元豐八年復來隸宣和中改昭平淳熙六年復今名恭城下太平興國元年徙治于北鄉龍渚市景定五年復舊

梧州下蒼梧郡軍事元豐戶五千七百二十貢銀白石英縣一蒼梧下熙寧四年省戎城

縣為鎮入蒼梧

藤州下感義郡軍事開寶三年廢寧風感義義昌三縣元豐戶六千四百二十

二貢銀縣二鐔津中岑溪下熙寧四年廢儀州為縣隸州

龔州下臨江郡軍事開寶五年廢陽川武陵隨建大同四縣政和元年州廢隸

潯州三年復紹興六年復廢仍隸潯州元豐戶八千三十九貢銀縣一平南中開

寶五年以思明州之武郎來屬嘉祐二年廢武郎縣入焉

潯州下潯江郡軍事開寶五年廢皇化縣俄又廢州以桂平隸貴州六年復置

元豐戶六千一百四十一貢銀縣一桂平下

柳州下龍城郡軍事咸淳元年徙治柳城縣之龍江元豐戶八千七百三十貢

銀縣三馬平中嘉祐四年廢洛容象縣入洛容柳城中梁龍城縣景德三年改

貴州下懷澤郡軍事元豐戶七千四百六十貢銀縣一鬱林中下隋鬱平縣開寶四年改

慶遠府下本宜州龍水郡慶遠軍節度舊軍事州景祐三年廢崖山縣宣和元

年賜軍額河池縣不詳何年併省咸淳元年以度宗潛邸升慶遠府元豐戶一

萬五千八百二十三貢生豆蔻草豆蔻元豐貢銀縣四龍水上淳化五年以柳

七年廢入龍水熙寧八年二月廢羈糜懷遠軍古陽縣為懷遠下大觀元

峇迷昆縣為鎮并思立峇並入焉有懷遠思立二峇後改宜山天河年六月以

天河縣并德謹峇堰江堡隸融州靖忻城中下慶曆三年以羈糜芝思恩下熙

康元年九月復來隸有德謹一峇入南渡後增縣一河池下有羈

焉元豐六年復徙舊治有普義帶溪鎮寧三峇入南渡後增縣一河池下有羈

糜州十軍一監二溫泉州環州鎮寧州領縣二蕃州金城州文州蘭州領縣三

仁富安二監舊領思順歸化二賓州下安城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州琅琊石城二縣以領方隸邕州六年以領

方復置州元豐戶七千六百二十貢銀藤器縣三領方下遷江州中本邕州羈糜

上林中下開寶五年自邕州來屬廢澄州止戈賀水無虞入焉

橫州下寧浦郡軍事開寶五年廢樂山從化二縣又以廢巒州永定來屬元豐

戶三千四百五十一貢銀縣二寧浦下永定下開寶六年廢巒州武羅靈竹二縣入焉熙寧四年省入寧浦元祐

三年復置後更名永享

化州下陵水郡軍事本辯州太平興國五年改開寶中廢陵羅縣元豐戶九千

三百七十三貢銀高良薑縣二石龍下吳川下本屬羅州州廢開寶五年來隸南渡後增縣一

石城乾道三年析吳川西鄉置因石城岡為名

高州下高涼郡軍事開寶五年廢良德縣景德元年併入竇州移治茂名三年

復置以二縣還隸元豐戶一萬一千七百六十六貢銀縣三電白下信宜中唐信

儀縣太平興國初改信宜熙寧四年廢竇州以信宜縣來隸有銀場茂名下開寶五年自潘州來隸

雷州下海康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徐聞遂溪二縣元豐戶一萬三千七百八十

四貢良薑元豐貢斑竹縣一海康下有冠頭峇南渡後復二縣遂溪紹興十九年復置徐聞

乾道七年復置

欽州下寧越郡軍事開寶五年廢遵化欽江內亭三縣天聖元年徙州治南賓

砦元豐戶一萬五百五十二貢高良薑翡翠毛縣二靈山望有咄步砦安遠下唐保京縣宋

初改安京景德中改今名有如洪如昔二砦

白州下南昌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南昌建寧周羅三縣政和元年廢州以其地

隸鬱林三年復南渡後復廢入鬱林元豐戶四千五百八十九貢銀縮砂縣一

博白中南渡後隸鬱林州

鬱林州下鬱林郡軍事州開寶中廢鬱平興德二縣州初治興業至道二年徙

今治政和元年廢白州博白來隸三年復置白州以博白還舊隸南渡後廢白

州以博白來隸元豐戶三千五百六十四貢縮砂元豐貢銀縣二南流中下舊隸牢州

州廢來隸又以廢牢州之定川宕川黨州容山懷義撫康善勞入焉興業下以廢鬱平興德入焉

廉州下合浦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封山蔡龍大廉三縣移州治於長沙場置石

康縣太平興國八年改太平軍移治海門鎮咸平元年復元豐戶七千五百貢

銀縣二合浦上有二砦石康下本常樂州宋併為縣

瓊州下瓊山郡靖海軍節度本軍州事大觀元年以黎母山夷峒建鎮州賜軍

額為靖海政和元年鎮州廢以其地及軍額來歸元豐戶八千九百六十三貢

銀檳榔縣四瓊山中熙寧四年省舍城入澄邁下開寶五年廢崖州與舍城文昌並來隸文昌下臨

高下紹興初移于莫村樂會下唐置環以黎洞寄治南管大觀三年割隸萬安軍後復來屬

南寧軍舊昌化軍同下州本儋州熙寧六年廢州為軍紹興六年廢昌化萬安

吉陽三軍為縣隸瓊州十三年為軍使十四年復為軍以屬縣還隸本軍後改

今名元豐戶八百五十三貢高良薑元豐貢銀縣三宜倫下隋義倫縣太平興國初改昌化

下熙寧六年省元豐三年復有昌化砦感恩下熙寧六年省元豐四年復

萬安軍同下州舊萬安州萬安郡熙寧七年廢為軍紹興六年廢軍為萬寧縣

以軍使兼知縣事隸瓊州十三年復為軍元豐戶二百七十貢銀縣三萬寧下後

復名陵水下熙寧七年為鎮元豐三年復紹興六年隸瓊州十三年復來隸

吉陽軍同下州本朱崖軍即崖州熙寧六年廢為軍紹興六年廢軍為寧遠縣

十三年復後改名吉陽軍元豐戶二百五十一貢高良薑鎮二臨川藤橋熙寧六年

省寧遠吉陽二縣為臨川南渡後縣二寧遠下紹興六年復縣隸吉陽下熙寧六年廢

藤橋二鎮寧遠即臨川

爲藤橋鎮隸瓊州紹興六年復

平州崇寧四年三月王江古州蠻戶納土於王口砦建軍以懷遠爲名割融州

融江文村潯江臨溪四堡砦並隸軍尋改懷遠軍爲平州仍置倚郭懷遠縣又

置百萬砦及萬安砦又於安口隘置九州及安口縣又於中古州置格州及樂

古縣五年改格州爲從州政和元年廢平州依舊爲王口砦并融江文村潯江

臨溪四堡砦並依舊隸融州廢懷遠縣又廢從州爲樂古砦并通靖鎮安百萬

砦並撥隸九州又廢九州權留平州又權置百萬砦宣和二年賜平州郡名曰

懷遠紹興四年廢平州仍爲王口砦隸融州十四年復以王口砦爲懷遠縣

從州廢置具平州

允州廢置同上

庭州大觀元年以宜州河池縣置庭州倚郭縣曰懷德又於南丹州中平縣置

砦曰靖南尋撥隸庭州大觀二年置安遠砦大觀四年廢庭州移靖南砦於廢

平州宣和五年移安遠砦於平安山置

宋

史 卷九十一 地理志

七 中華書局聚

孚州大觀元年以地州建隆縣置孚州倚郭縣曰歸仁四年廢孚州及歸仁縣
為靖南砦先於南丹州中平縣置靖南砦今移置此政和七年復置孚州及綏
仁縣仍移靖南砦歸舊處宣和三年復廢孚州及歸仁縣置靖南砦大觀四年

隸觀州紹興四年廢靖南砦

溪州大觀元年以宜州思恩縣帶溪砦置溪州四年廢

鎮州大觀元年置鎮州於黎母山心倚郭縣以鎮寧為名升鎮州為都督府賜

靜海軍額政和元年廢鎮州以靜海軍額為瓊州

延德軍崇寧五年初置延德縣於朱崖軍黃流白沙側浪之間大觀元年改為

軍又置倚郭縣曰通遠政和元年廢延德軍為感恩縣昌化軍通遠縣為通遠

鎮隸朱崖軍政和六年置延德砦又以通遠鎮為砦

地州崇寧五年納土大觀元年以地州建隆縣置孚州

文州崇寧五年納土大觀元年置綏南砦紹興四年廢

蘭州崇寧五年納土

那州崇寧五年納土

觀州大觀元年克南丹州以南丹州爲觀州置倚郭縣大觀四年以南丹州還

莫公晟復於高峯砦置觀州

紹興四年廢觀州爲高峯砦存留本門馬臺平洞黃泥中村等堡砦

隆州

兌州政和四年置隆州兌州并興隆縣萬松縣宣和三年廢隆州及興隆縣爲威遠砦兌州及萬松縣爲靖遠砦二州先置思忠安江鳳麟金斗朝天等五砦並廢各隸新砦仍並隸邕州

廣南東西路蓋禹貢荆揚二州之域當牽牛婺女之分南濱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嶺有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產民性輕悍宋初以人稀土曠併省州縣然歲有海舶貿易商賈交湊桂林邕宜接夷獠置守戍大率民婚嫁喪葬衣服多不合禮尙淫祀殺人祭鬼山林翳密多瘴毒凡命官吏優其秩奉春梅諸州炎癘頗甚許土人領任景德中令秋冬赴治使職巡行皆令避盛夏瘴霧之患人病不呼醫服藥儋崖萬安三州地狹戶少常以瓊州牙校典治安南數郡

宋

史 卷九十一 地理志

八 中華書局聚

土壤遐僻但羈縻不絕而已

燕山府路府一燕山州九涿檀平易營順薊景經縣二十宣和四年詔山前收復州縣合置監司以燕山府路為名山後別名雲中府路

燕山府唐幽州范陽郡盧龍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契丹建為南京又改號燕京金人滅契丹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二十四縣來歸宣和四年改燕

京為燕山府又改郡曰廣陽節度曰永清軍領十二縣五年童貫蔡攸入燕山七年郭藥師以燕山叛金人復取之 析津 廣平 都市賜名廣寧 昌平 良鄉

潞 武清 安次 永清 三河 香河賜名清化 灤陰

涿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將郭藥師以州降賜郡名曰涿水升威行軍節度縣四范陽 歸義 同安 新城賜名城

檀州隋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郡名曰橫山升鎮遠軍節度七年金人復破之縣二密雲 行唐賜名城

平州隋置後唐時為契丹所陷改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宣和四年賜郡名

漁陽升撫寧軍節度五年遼將張覺據州來降尋為金所破縣三盧龍

賜名石盧城

城賜名馬城賜名

臨關安城

易州唐置雍熙四年陷于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郡名曰遂武防禦

縣三易水 涑水 容城

營州隋置後唐時為契丹所陷宣和四年賜郡名曰平盧防禦縣一都城

賜名鎮山

順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郡名曰順興團練縣一

懷柔

薊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郡名曰廣川團練七年

金人破之縣三漁陽

賜名平盧

三河 玉田

景州契丹置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郡名曰灤川軍事縣一遵化

經州本薊州玉田縣宣和六年建為州七年陷于金

雲中府路

雲中府唐雲州大同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契丹號為西京宣和三年始得雲

宋

史 卷九十一 地理志

九 中華書局聚

中府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嬌等州所謂山後九州也

武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金人以州來歸六年築固疆堡尋復爲金人所取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後唐置彰國軍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契丹將蘇京以州來降金人尋逐京復取之

朔州唐置後唐爲振武軍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守將韓正以州來降金人尋逐正復取之

蔚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守將陳翊以州來降六年翊爲金人所殺復取之

奉聖州唐新州後唐置威塞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在雲中府之東契丹改爲奉聖州

歸化州舊毅州後唐改爲武州石晉以賂契丹契丹改爲歸化州

儒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

媯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契丹改爲可汗州

宋史卷九十

宋

史

卷九十

地理志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宋史卷九十考證

地理志六廣南東路廣州貢詹糖香○通考作詹沉香

英德府貢陽○當作滇陽

新州廢平興縣○當作廢永順

廣南西路容州陸川注龍水○一統志作龍化

邕州太平注舊領四砦○此失遷隆一砦又羈縻州內思城州一統志作恩城

州覆利州一統志作養利州又一統志有全茗州等史俱失載

昭州立山注連區○一統志作速區

梧州蒼梧注省戎城縣爲鎮入蒼梧○一統志宋改孟陵入蒼梧不止戎城也

龔州武陵○一統志作武林

慶遠府增縣一河池○不詳何年併省按一統志本羈縻智州宋初置河池縣

隸宜州以富力縣省入大觀初卽縣置庭州改縣曰懷德尋廢州復改爲河

池縣隸宜州元因之則宋時固未省也

宋史卷九十考證

○不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宋史卷九十一

元 中 書 右 丞 又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同 修

河渠志第四十四

河渠一 黃河上

黃河自昔爲中國患河渠書述之詳矣探厥本源則博望之說猶爲未也大元至元二十七年我世祖皇帝命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始得其詳今西蕃朵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爲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瀦曰哈刺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闌也里朮二河東北流爲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闊卽曰闊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昆侖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出河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

宋

史

卷九十一

河渠志

中華書局聚

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礮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
二千里恆被其害宋爲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
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
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若江若淮若洛汴衡漳暨江淮
以南諸水皆有舟楫漑灌之利者歷敘其事而分紀之爲河渠志明曰閩野書
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
餘里禹迹旣湮河并爲一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衆流所會不免決
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自周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
穀監治隄自陽穀抵張秋口以遏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爲赤河
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
詔民治遙隄以禦衝注之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水災三
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壤中潭橋梁澶鄆亦言河決詔發
州兵治之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壤靈河縣大隄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馬步

軍都軍頭王廷義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者蠲其秋租五年正月帝以河堤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爲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高下定爲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藝者聽其孤寡惻獨者免是月澶州脩河卒賜以錢輟役夫給以茶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爲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卽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川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

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爲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温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丘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又遣左衛大將軍李崇矩騎置自陝西至滄棣案行水勢視隄岸之缺亟繕治之民被水災者悉蠲其租三年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隄以備水患滑州靈河縣河塞復決命西上閣門使郭守文率卒塞之七年河大漲蹙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聞詔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八年

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遙堤舊址使回條奏以爲治遙堤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爲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爲斗門啓閉隨時務乎均濟通舟運漑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十二月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待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又命翰林學士宋白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未幾役成淳化二年三月詔長吏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經度行視河堤勿致壞隳違者當寘于法四年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詔發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脈疏岸善墮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

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五年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十五餘里復合于河以分水勢真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泗水勢悍激侵迫州城命使率諸州丁男二萬人塞之踰月而畢始赤河決擁濟泗鄆州城中常苦水患至是霖雨彌月積潦益甚乃遣工部郎中陳若拙經度徙城若拙請徙於東南十五里陽鄉之高原詔可是年詔緣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受代知州通判兩月一巡隄縣令佐迭巡隄防轉運使勿委以他職又申嚴盜伐河上榆柳之禁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決橫壠埽四年又壞王八埽並詔發兵夫完治之大中祥符三年十月判河中府陳堯叟言白浮圖村河水決溢爲南風激還故道明年遣使滑州經度西岸開減水河九月棣州河決聶家口五年正月本州請徙城帝曰城去決河尙十數里居民重遷命使完塞旣成又決於州東南李民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又請徙於商河役興踰年雖扞護完築裁免決溢而湍流益暴壩地益削河勢高民屋殆踰丈矣民

苦久役而終憂水患八年乃詔徙州於陽信之八方寺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洛如夏書過泮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古隄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四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于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卽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于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

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爲門西北往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徑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濫兗泛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矣一日伺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爲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爲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爲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爲民患又築堤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爲煩費其議遂寢七年詔罷葺遙堤以養民力八月河決澶州大吳埽役徒數千築新隄亘二

百四十步水乃順道八年京西轉運使陳堯佐議開滑州小河分水勢遣使視利害以聞及還請規度自三迎楊村北治之復開汶河於上游以泄其壅溢詔可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卽遣使賦諸州薪石楫楸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人治之四年二月河塞羣臣入賀上親爲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防備臣亦以爲河水所經不無爲害今者決河而南爲害旣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汙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爲難若決河而北爲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爲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

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醜爲二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雉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于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初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堤成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卽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五年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疊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

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有詔嘉獎說者以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爲水勢之名自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華始開水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末壟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放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冰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礫腥併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礫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菝葜華謂之菝葜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盛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爲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洪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掃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隕謂之淪捲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徑竄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略滄勢稍汨起行舟值之

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爲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槌檝竹石菱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辦竹糾芟爲索以竹爲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爲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檝臬闔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理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蹙水勢護隄焉凡緣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府有陽武埽滑州有韓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凡七埽

舊有七里曲埽復廢

通利軍有齊賈蘇

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陳固明

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杜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東西北凡四埽鄆州有博陵張秋關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齊州有采金山史家渦二埽濱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聶家梭堤鋸牙陽成四埽所費皆有司歲計而無闕焉仁宗天聖元年以滑州決河未塞詔募京東河北陝西淮南民輸薪芻調兵伐瀕河榆柳凋溺死之家二年遣使詣滑衛行視河勢五年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決河轉運使五日一奏河事十月丙申塞河成以其近天臺山麓名曰天臺埽宰臣王曾率百官入賀十二月濬魚池歸減水河六年八月河決于澶州之王楚埽凡三十步八年始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疏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遂遣使行視遙隄明道二年徙大名之朝城縣于杜婆村廢鄆州之王橋渡淄州之臨河鎮以避水景祐元年七月河決澶州橫隴埽慶曆元年詔權停脩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議開分水河以殺其暴未興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聞遣使特祠之三月命築隄于澶以扞城八年六月癸酉河決商胡埽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乃命使行視河隄皇祐

元年三月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二年七月辛酉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四年正月乙酉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二年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引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脩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摧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脩虛費民財爲國斂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今又聞復有脩河之役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爲盜況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

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者難爲赴役一出諸路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須興葺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功之時興一大役尙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繇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

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嶠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於凶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茲而發也況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埽爲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修又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而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旣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爲尙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

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功料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

銅城以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梢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旣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

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
棣德博河北所抑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
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
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
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
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
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
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爲
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耳願下臣議裁取其當焉預議官
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開故道誠久利然功大難成六塔下流可導而東去
以紓恩冀金堤之患十二月中書上奏曰自商胡決爲大名恩冀患先議開銅
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難卒就緩之而憂金堤汎溢不能捍也願備工費因六塔
水勢入橫隴宜令河北京東預完堤埽上河水所居民田數詔下中書奏以知

澶州事李璋爲總管轉運使周沆權同知潭州內侍都知鄧保吉爲鈐轄殿中丞李仲昌提舉河渠內殿承制張懷恩爲都監而保吉不行以內侍押班王從善代之以龍圖閣直學士施昌言總領其事提點開封府界縣鎮事蔡挺勾當河渠事楊緯同修河決修又奏請罷六塔之役時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議疏奏亦不省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命三司鹽鐵判官沈立往行視而修河官皆謫宦者劉恢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畱廝非便詔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進約以致決潰懷恩仲昌仍坐取河材爲器懷恩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以下再謫蔡挺奪官勒停仲昌垂子也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事五年河流派別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廣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七月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卽溝洫志所謂平原金堤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

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爲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于恩冀乾寧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分而爲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七年七月戊辰河決大名第五埽英宗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初都水監言商胡埽塞冀州界河淺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潰慮一旦大決則甚於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監張鞏戶部副使張燾等行視遂興工役卒塞之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堤又決冀州棗彊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帝憂之顧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願徐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於是都水監奏慶曆八年商胡北流于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堤十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溢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

疆抹岸衝奪故道雖創新堤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覩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十一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入內內待省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卽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紆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三月光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疆用人力引使就高橫立堤防則逆激旁潰不惟無成仍敗舊績臣慮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內相去尙近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

併東一遇盛漲水勢西合入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滄德堤埽未成之處決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股堤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近者二三年遠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衝刷已闊滄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東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無兵夫脩護堤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堤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創生堤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扞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在經筵以琦奏諭光命同茂則再往四月光與張鞏李立之宋昌言張問呂大防程昉行視上約及方鋸牙濟河集議於下約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

步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裏護其滄德界有古遙堤當加葺治所脩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捍禦河水西來相爲表裏未可偏廢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脩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爲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事實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脩二股如何安石以爲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使決河可東北流可閉因言李立之所築生堤去河遠者至八九十里本計以禦漫水而不可禦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禦也帝以爲然五月丙寅乃詔立之乘驛赴闕議之六月戊申命司馬光都大提舉脩二股工役呂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視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也乃罷光行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戊子張鞏奏上約累經泛漲并下約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靜乾寧等州軍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壅遏郵傳無滯留塘泊無淤淺復於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服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復實無窮之利且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較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東流南北隄防未立閉口脩

堤工費甚夥所當預備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講求具圖以聞乃復詔光茂則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使同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議上八月己亥光入辭言鞏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流益深闊隄防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塞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破東流尙全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光曰上約固則東流日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失其事不可知惟當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光曰今歲創脩誠爲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脚已牢復何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橫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爲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爲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爲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併爲一

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勞費減半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視之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爲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詔獎諭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時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三年二月命茂則鞏相度澶滑州以下至東流河勢隄防利害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後先今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輟河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

宋史卷九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河渠志第四十五

河渠二 黃河中

熙寧四年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遣茂則乘驛相視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時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帝憂之自秋迄冬數遣使經營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茂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堙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司開脩二股河上流并脩塞第五埽決口五年二月甲寅興役四月丁卯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方浚河則稍障其決水至是水入于河而決口亦塞六月河溢北京夏津閏七月辛卯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脩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尤多若河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

宋

史卷九十二

河渠志

中華書局聚

若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脩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況急夫已減於去歲若復葺理堤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六年四月始置疏濬六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櫂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釘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泥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卽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卽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

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脩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帝乃許春首興工而賞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虞部員外郎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堤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許不拘常制舉使臣等人船木鐵工匠皆取之諸埽官吏奉給視都水監丞司行移與監司敵體當是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十月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脩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深入八尺又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七年都水監丞劉璿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幾於不流雖二股深快而

蒲泊已東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略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牽迴河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堤一道以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耕種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減脩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是秋判大名文彥博言河溢壞民田多者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至四千六百願蠲租稅從之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監丞程昉以憂死十月安石去位吳充爲相十年五月滎澤河堤急詔判都水監俞光往治之是歲七月河復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埽懷州黃沁滑州韓村乙丑遂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脩閉八月又決鄭州滎澤於是文彥博言臣正月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若不預爲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略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脩堤岸大名諸

埽皆可憂虞謂如曹村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春料當培低怯而有司未嘗如約其埽兵又皆給他役實在者十有七八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臣前論此并乞審擇水官今河朔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罄罄籲天上軫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前論所陳出於至誠本圖補報非敢激訐也元豐元年四月丙寅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甲戌新堤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議塞河也故道堙而高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簽河入董固以護舊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張村埽直東築堤至龐家莊古堤袤五十里二百步詔樞密都承旨韓縝相視縝言漲水衝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勢變移無常雖開河就堤及於河身剏立生堤枉費功力惟增脩新河乃能經久詔可十一月都水監言自曹村決溢諸埽無復儲蓄乞給錢二十萬緡下諸路以時市梢草封椿詔給十萬緡非朝旨及埽岸危急毋得擅用二年七月戊子范子淵言因護黃河岸畢工乞中分爲兩埽詔以廣武上下埽爲名三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詔外監丞司速脩閉

初河決澶州也北外監丞陳祐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堤防歲增未免泛濫今當脩者有三商胡一也橫壠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壠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尙存在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祕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脩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于海口從之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脩閉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脩立堤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訓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劉定言王莽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臨清徐曲御河決口恩州趙村壩子決口兩徑水亦注冀州城東若遂成河道卽大流難以西傾全與李垂孫民先所論違背望早經制詔送李立之八月壬午立之言臣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

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脩立東西堤詔覆計之而言者又請自王供埽上添脩南岸於小吳口北創脩遙堤候將來礬山水下決王供埽使直河注東北於滄州界或南或北從故道入海不從九月庚子立之又言北京南樂館陶宗城魏縣淺口永濟延安鎮瀛州景城鎮在大河兩堤之間乞相度遷於堤外於是用其說分立東西兩堤五十九埽定三等向著河勢正著堤身為第一河勢順流堤下為第二河離堤一里內為第三退背亦三等堤去河最遠為第一次遠者為第二次近一里以上為第三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堤今竟行其言五年正月己丑詔立之凡為小吳決口所立堤防可按視河勢向背應置埽處毋虛設巡河官毋橫費工料六月河溢北京內黃埽七月決大吳埽堤以紓靈平下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武溝刁馬河歸納梁山樂詔曰原武決口已引奪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將貽朝廷巨憂其輟脩汴河堤岸司兵五千併力築堤脩閉都水復言兩馬頭墊落水面闊二十五步天寒乞候來春施工至臘月竟塞云九月河溢滄州南皮上下埽又

盜清池埽又溢永靜軍阜城下埽十月辛亥提舉汴河堤岸司言洛口廣武埽大河水漲塌岸壞下插斗門萬一入汴人力無以枝梧密邇都城可不深慮詔都水監官速往護之丙辰廣武上下埽危急詔救護尋獲安定七年七月河溢元城埽決橫堤破北京帥臣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數十萬衆號叫求救而錢穀稟轉運常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卽屬都水監逐司在遠無一得專倉卒何以濟民望許不拘常制詔事于機速奏覆牒稟所屬不及者如所請戊申命拯護陽武埽十月冀州王令圖奏大河行流散漫河內殊無緊流旋生灘積宜近澶州相視水勢使還復故道會明年春宮車晏駕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神宗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雖藉其才然每抑之其後元祐元年子淵已改司農少卿御史呂陶劾其脩堤開河糜費巨萬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兗州尋降知峽州其制略曰汝以有限之材興必不可

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八年三月哲宗卽位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旣未塞十月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堤置約復故道本路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吳北岸脩進鋸牙撇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元祐元年二月乙丑詔未得兩澤權罷脩河放諸路兵夫九月丁丑詔祕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十月庚寅又以王令圖領都水同問行河十一月丙子問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爲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旣從之矣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相視二年二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說朝廷又從之三月令圖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令圖議右司諫王覲言河北人戶轉徙者多朝廷責郡縣以安集空倉廩以振濟又遣專使察視之恩德厚矣然耕耘是時而流轉於道路者不已二麥將熟而寓食

於四方者未還其故何也蓋亦治其本矣今河之爲患三泛濫停滯漫無涯涘
吞食民田未見窮已一也緣邊漕運獨賴御河今御河淤澱轉輸艱梗二也塘
泊之設以限南北濁水所經卽爲平陸三也欲治三患在遴擇都水轉運而責
成耳今轉運使范子奇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先暗繆望別擇人時知樞密
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爲是兩疏言朝廷久議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
吳未決以前河入海之地雖屢變移而盡在中國故京師恃以北限疆敵景德
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每北河流旣益西決固已北抵境上若
復不止則南岸遂屬遼界彼必爲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曆中因取河南熟戶之
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衍直抵京師長慮却
顧可爲寒心又朝廷捐東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備預之意深矣使敵能至
河南則邈不相及今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計也王巖叟亦言朝廷知河
流爲北道之患日深故遣使命水官相視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
墊溺甚大惠也然昔者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

信而議復興既敕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今有大害七不可不早爲計北塞之所恃以爲險者在塘泊黃河堙之猝不可濬浸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橫遏西山之水不得順流而下蹙溢於千里使百萬生齒居無廬耕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壘危絕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敵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流交漲占沒西路阻絕遼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爲憂七也非此七害委之可緩而未治可也且去歲之患已甚前歲今歲又甚焉則奈何望深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之太師文彥博中書侍郎呂大防皆主其說中書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盍因其舊而脩其未備乎公著唯唯於是三省奏自河北決恩冀以下數州被患至今未見開脩的確利害致妨興工乃詔河北轉運使副限兩月同

水官講議聞奏十一月講議官皆言令圖問相度開河取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處測量得流分尺寸取引不過其說難行十二月張景先復以問說爲善果欲回河惟北京已上滑州而下爲宜仍於孫村濬治橫河舊堤止用逐婦人兵物料并年例客軍春天漸爲之可也朝廷是其說三年六月戊戌乃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三省樞密院速與商議施行右相范純仁言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羣下競趨如川流山摧小失其道非一言一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謹也今聖意已有所向而爲天下先矣乞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却且進入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尙書王存等亦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冀成功又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乞望選公正近臣及忠實內侍覆行按視審度可否興工未晚庚子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壽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

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爲憂存謂今公私財力困匱惟朝廷未甚知者賴先帝時封樁錢物可用耳外路往往空乏奈何起數千萬物料兵夫圖不可必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豈無黃河爲阻況今河流未必便衝過北界耶太后曰且熟議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爲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西夏本不爲邊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失機會遂與靈武之師也臣嘗聞孔子論爲政曰先有司今水官未嘗保明而先示決欲回之旨他日敗事是使之得以藉口也存宗愈亦奏昨親聞德音更令熟議然累日猶有未同或令建議者結罪任責臣等本謂建議之人思慮有所未逮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結罪彼所見不過如此後或誤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決北流爲患非一淤沿邊塘泊斷御河漕運失中國之險遏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河使由孫村故道豈非上下通願但恐不能成功爲患甚於今日故欲選近臣按視若孝先之說決可成則積聚物料接續

興役如不可爲則令沿海踏行自恩魏以北塘泊以南別求可以疏導歸海去處不必專主孫村此亦三省共曾商量望賜詳酌存又奏自古惟有導河并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爲河堤決溢脩塞令入河身不聞幹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於是收回戊戌詔書戶部侍郎蘇轍中書舍人曾肇各三上疏轍大略言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梢樁等物三十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今回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旣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折之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旣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天寶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湮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

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況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尙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己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雖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亟回收買梢草指揮來歲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肇之言曰數年以來河北京東淮南災傷今歲河北並邊稍

熟而近南州軍皆旱京東西淮南饑殍瘡痍若來年雖未大興河役止令脩治舊堤開減水河亦須調發丁夫本路不足則及鄰路鄰路不足則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未堪則雖有回河之策及梢草先具將安施乎會百祿等行視東西二河亦以爲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卽奏曰往者王令圖張問欲開引水簽河導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議者疑焉故置官設屬使之講議旣開掘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顧臨王孝先張景先唐義問陳祐之皆謂故道難復而孝先獨叛其說初乞先開減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勢緩人工物料豐備徐議閉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則又請以二年爲期及朝廷詰其成功遽云來年取水入孫村口若河流順快工料有備便可閉塞回復故道是又不埃新河勢緩矣回河事大寧容異同如此蓋孝先俞瑾等知合用物料五千餘萬未有指擬見買數計經歲未及毫釐度事理終不可爲故爲大言又云若失此時或河勢移背豈獨不可減水卽永無回河之理臣等竊謂河流轉徙迺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若假以五年休養數路民力沿河積材漸濬故道葺舊

堤一旦流勢改變審議事理釃爲二渠分派行流均減漲水之害則勞費不大
功力易施安得謂之一失此時永無回河之理也四年正月癸未百祿等使回
入對復言脩減水河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費錢糧三十
九萬二千九百餘貫石匹兩收買物料錢七十五萬三百餘緡用過物料二百
九十餘萬條束官員使臣軍大將凡一百一十餘員請給不預焉願罷有害無
利之役那移工料繕築西堤以護南決口未報己亥乃詔罷回河及脩減水河
四月戊午尙書省言大河東流爲中國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
淤壞塘灤兼濁水入界河向去淺澱則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則中
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爲深慮詔范百祿趙君錫條畫以聞百祿等言臣等
昨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鋪
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已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
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
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前漢書大

司馬史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一向就下衝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不捨晝夜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元豐七年八年元祐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迺下流歸納處河流深快之驗也塘灤有限遼之名無禦遼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爲坦途如滄州等處商胡之決卽已澱淤今四十二年迄無邊驚亦無人言以爲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動煩聖聽殊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尙復何慮藉令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契丹豈不慮乘流擾之乎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鴈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間南北往來之衝豈塘灤界河之足限哉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闊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且河遇平壤灘慢行流稍遲則泥沙留淤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性有刮除無由淤積不至上煩聖慮七月己巳朔冀州南宮等五埽危

急詔撥提舉脩河司物料百萬與之甲午都水監言河爲中國患久矣自小吳決後汎濫未著河槽前後遣官相度非一終未有定論以爲北流無患則前二年河決南宮下埽去三年決上埽今四年決宗城中埽豈謂北流可保無虞以爲大河臥東則南宮宗城皆在西岸以爲臥西則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決皆在東岸要是大河千里未見歸納經久之計所以昨相度第三第四鋪分決漲水少紓目前之急繼又宗城決溢向下包蓄不定雖欲不爲東流之計不可得也河勢未可全奪故爲二股之策今相視新開第一口水勢湍猛發泄不及已不候工畢更撥沙河隄第二口泄減漲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紓下流之患雖未保冬夏常流已見有可爲之勢必欲經久遂作二股仍較今所脩利害孰爲輕重有司具析保明以聞八月丁未翰林學士蘇轍言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岸由孫村東行蓋每歲常事而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以分水爲名欲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河事一興求無不可況大臣以其符合己說而樂聞乎臣聞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今所報漲水

出岸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爲之遣都水使者與兵功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遏之東行實同兒戲臣願急命有司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故道隄防壞決者第略加脩葺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毋得興功俟河勢稍定然後議不過一月漲水旣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兼聞孫村出岸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耳是時吳安持與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歲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編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爲然癸丑三省樞密院言繼日霖雨河上之役恐煩聖慮太后曰訪之外議河水已東復故道矣乙丑李偉言已開撥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鋪放水入孫村口故道通行又言大河已分流卽更不須開淘因昨來一決之後東流自是順快渲刷漸成港道見今已爲二股約奪大河三分以來若得夫二萬於九月興工至十月寒凍時可畢因引導河勢豈止爲二股通行而已

亦將遂爲回奪大河之計今來旣因撝撝東流脩全鋸牙當迤邐增進一掃而取一掃之利比至來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北流乃爲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卽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脩河司從之五年正月丁亥梁燾言朝廷治河東流北流本無一偏之私今東流未成邊北之州縣未至受惠其役可緩北流方悍邊西之州縣日夕可憂其備宜急今傾半天下之力專事東流而不加一夫一草於北流之上得不誤國計乎去年屢決之害全由堤防無備臣願嚴責水官脩治北流埽岸使二方均被惻隱之恩二月己亥詔開脩減水河辛丑乃詔三省樞密院去冬愆雪今未得兩外路旱暵闊遠宜權罷脩河戊申蘇轍言臣去年使契丹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河事皆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契丹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舞惟減水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爲此勢難遽回旣爲聖鑒所臨要當迤邐盡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爲名權罷脩黃

河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盡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功役民方憂旱聞命踊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旨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平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爲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爲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爲不便者此事是也黃河旣不可復回則先罷脩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脩貼北流堤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八月甲辰提舉東流故道李偉言大河自五月後日益暴漲始由北京南沙堤第七鋪決口水出於第三第四鋪并清豐口一併東流故道河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尤爲深快頗減北流橫溢之患然今已秋深水當減落若不稍加措置慮致斷絕卽東流遂成淤澱望下所屬官司經畫沙堤等口分水利害免淤故道上誤國事詔吳安持與本路監司北外丞司及李偉按視具合措置事連書以聞

九月中丞蘇轍言脩河司若不罷李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乞速罷脩河司及檢舉六年四月庚子敕竄責李偉七年三月以吏部郎中趙偁權河北轉運使偁素與安持等議不協嘗上河議其略曰自頃有司回河幾三年功費騷動半天下復爲分水又四年矣故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今乃橫截河流置埽約以扼之開濬河門徒爲淵潭其狀可見況故道千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夫河流有逆順地勢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見職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謂當繕大河北流兩堤復脩宗城棄堤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開闕村河開使河流湍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願以河事并都水條例一付轉運司而總以工部罷外丞司使措置歸一則職事可舉弊事可去四月詔南北外兩丞司管下河埽今後令河北京西轉運使副判官府界提點分認界至內河北仍於銜內帶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十月辛酉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李偉再任

宋史卷九十二

宋史卷九十二

宋史卷九十二

宋史卷九十二

宋史卷九十二

宋史卷九十二

宋史卷九十二

宋史卷九十二

宋史卷九十二

宋史卷九十二

宋史卷九十二

宋史卷九十二

宋史卷九十二

宋史卷九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河渠志第四十六

河渠三 黃河下 汴河上

元祐八年二月乙卯三省奉旨北流軟堰並依都水監所奏門下侍郎蘇轍奏臣嘗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闢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爲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硬堰陰爲回河之計耳朝廷旣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趙偁亦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倖盜功或取此捨彼譎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切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

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闕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爲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害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爲說外爲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五月水官卒請進梁村上下約東狹河門旣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闕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丙寅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上緣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闊而深又自北京往洛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之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吳安持復兼領都水卽建言近準朝旨已堰斷魏店刺子向下北流一枝斷絕然東西未有堤岸若漲水稍大必披灘漫出則平流在北京恩州界爲害愈甚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青豐口以東鷄爪河分殺水勢呂大防以其與己意合向之詔同北京留守相

視時范純仁復爲右相與蘇轍力以爲不可遂降旨令都水監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共議可則行之有異議速以聞紹聖元年正月也是時轉運使趙倬深不以爲然提刑上官均頗助之倬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壠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闕村河門脩平鄉鉅鹿埽焦家等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橫潰爲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被隄爲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詔令吳安持同都水監丞鄭佑與本路安撫轉

運提刑司官具圖狀保明聞奏卽有未便亦具利害來上三月癸酉監察御史郭知章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逐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乙亥呂大防罷相六月右正言張商英奏言元豐間河決南宮口講議累年先帝歎曰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乃勅自今後不得復議回河閉口蓋採用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呂大防以前敕非是拔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里內差夫五百里外出錢雇夫及支借常平倉司錢買梢草斬伐榆柳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乃遷安持太僕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劉奉世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今則梁村口淤澱而開沙堤兩處決口以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則云俟霜降水落興工矣朝廷咫尺不應九年爲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內年年礮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興工耶乞遣使按驗虛實取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糧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會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詔王宗望亟往救護壬寅帝

謂輔臣曰廣武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已遣中使視之輔臣出圖狀以奏曰此由黃河北岸生灘水趨南岸今雨上河必減落已下水官與洛口官同行按視爲簽提及去北岸嫩灘令河順直則無患矣八月丙子權工部侍郎吳安持等言廣武埽危急刷塌堤身二千餘步處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見今洛口約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王宗望行視并開井筒各稱利便外其南築大堤工力浩大乞下各屬官司躬往相度保明從之十月丁酉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紛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筭自闕村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以除河患又自闕村下至海口補築新舊堤防增脩疏濬河道之淤淺者雖盛夏漲潦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詔宗望等具析脩閉北流部役官等功力等第以聞然是時東流堤防未及繕固瀕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師往往泊御廊及僧舍詔給券諭令還本主以就振濟己酉

安持又言準朝旨相度開濬澶州故道分減漲水按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曾乞開脩時以東西地形高仰未可興工欲乞且行疏導燕家河仍令所屬先次計度合增脩一十一埽所用工料詔令都水監候來年將及漲水月分先具利害以聞癸丑三省樞密院言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圖議乞脩復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吳安持因紆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爲回河之策及梁村進約東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處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雖於內黃下埽閉斷北流然至漲水之時猶有三分水勢而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陵埽決壞民田近又據宗望等奏大河自閉塞闕村而下及創築新堤七十餘里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故道今訪聞東流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快旣閉斷北流將來盛夏大河漲水全歸故道不惟舊堤損缺怯薄而闕村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兼京城上流諸處埽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不可不豫爲經畫詔權工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丞郭祐同北外監丞司自闕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視增脩疏濬不致壅滯衝決丙辰張商英又言今年已閉北流

都水監長貳文章稱賀或乞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故道止宜脩緝堤埽防將來衝決而已近聞王宗望李仲却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吳安持乞候漲水前相度緣開澶州故道若不與今東流底平則纔經水落立見淤塞若與底平則從初自合閉口回河何用九年費財動衆安持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來漲水并今來漲水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年豈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乃是狡兔三窟自爲潛身之計非公心爲國事也況立春漸近調夫如是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邦財民力何以支持訪聞先朝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賈種民各有河議乞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詣都堂反覆詰難務取至當經久可行定議歸一庶免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二年七月戊午詔浚黃河州軍河防決溢並卽申奏元符二歲二月乙亥北外都水丞李偉言相度大小河門乘此水勢衰弱並先脩閉各立蛾眉埽鎮壓乞次於河北京東兩路差正夫三萬人其他夫數令脩河官和雇三月丁巳偉又乞於澶州之南大河身內開小河一道以待漲水紓解大吳口下注北

京一帶向著之患並從之六月末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八月甲戌詔大河
水勢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轉運司賁州縣共力救護隄岸辛丑左司諫王祖
道請正吳安持鄭祐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三年
正月己卯徽宗卽位鄭佑吳安持輩皆用登極大赦次第牽復中書舍人張商
英繳奏祐等昨主回河皆違神宗北流之意不聽商英又嘗論水官非其人治
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堤障猶塞兒口止其啼也三月乃以商英爲龍圖閣待
制河北都轉運使兼專功提舉河事商英復陳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復
平恩四埽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曰築御河西堤而開東堤之積
五曰開木門口泄徒駭河東流大要欲隨地勢疏濬入海會四月河決蘇村七
月詔商英毋治河止釐本職其因河事差辟官吏並罷復置北外都水丞司建
中靖國元年春尙書省言自去夏蘇村漲水後來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
宜立西堤詔都水使者魯君貺同北外丞司經度之於是左正言任伯雨奏河
爲中國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衆人偏見

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臣不敢遠引祇如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譎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齒梢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注陵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決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堤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堤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堤之岸增設堤坊乃爲長策風聞近日又有議者獻東流之計不獨比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勢窘急固不可爲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潰決未久勢不可改設若興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自困之道也崇寧三年十月臣僚言昨奉詔措置大河卽由西路歷汭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縣乃達于冀又北渡河過遠來鎮及分遣屬僚相視

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性無有不下引之就高決不可得況西山積水勢必欲下各因其勢而順導之則無壅遏之患詔開脩直河以殺水勢四年二月工部言乞脩蘇村等處運糧河堤爲正堤以支漲水較脩棄堤直堤可減工四十四萬料七十一萬有奇從之閏二月尙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及沿邊塘灤萬一決溢爲害甚大詔增二埽堤及儲蓄以備漲水是歲大河安流五年二月詔滑州繫浮橋於北岸仍築城壘置官兵守護之八月葺陽武副堤大觀元年二月詔於陽武上埽第五鋪開脩直河至第十五鋪以分減水勢有司言河身當長三千四百四十步面闊八十尺底闊五丈深七尺計役十萬七千餘工用人夫三千五百八十二凡一月畢從之十二月工部員外郎趙霆言南北兩丞司合開直河者凡爲里八十月有七用緡錢八九萬異時成功可免河防之憂而省久遠之費詔從之二年五月霆上免夫之議大略謂黃河調發人夫脩築埽岸每歲春首騷動數路常至敗家破產今春滑州魚池埽合起夫役嘗令送免夫之直用以買土增貼埽岸

比之調夫反有贏餘乞詔有司應堤埽合調春夫並依此例立爲永法詔曰河防夫工歲役十萬濱河之民困於調發可上戶出錢免夫下戶出力充役其相度條畫以聞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地又以趙州隆平下濕亦遷之六月己卯都水使者吳玠言自元豐間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獨流砦三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勝之策而歲月寢久侵犯塘堤衝壞道路齧損城砦臣奉詔脩治堤防禦捍漲溢然築八尺之堤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若不遇有損缺逐旋增脩卽又至隳壞使與塘水相通於邊防非計也乞降旨脩葺從之庚寅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三年八月詔沈純誠開撩兔源河兔源在廣武埽對岸分減埽下漲水也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齡言今歲夏秋漲水河流上下並行中道滑州浮橋不勞解拆大省歲費詔許稱賀官吏推恩有差昌齡又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遠浮橋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直大伾山西而止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伾山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易曾不十餘里

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爲馬頭又有中潭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伾
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爲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山爲趾以繫浮梁省費
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役朝廷喜而從之五年置提舉脩繫永橋所六月
癸丑降德音于河北東京西路其略曰鑿山醜渠循九河旣道之迹爲梁跨
趾成萬世永賴之功役不踰時慮無愆素人絕往來之阻地無南北之殊靈祇
懷柔黎庶呼舞眷言朔野爰暨近畿畚鍤繁興薪芻轉徙民亦勞止朕甚憫之
宜推在宥之恩仍廣蠲除之惠應開河官吏令提舉所具功力等第聞奏又詔
居山至大伾山浮橋屬濬州者賜名天成橋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
賜名榮光橋俄改榮光曰聖功七月庚辰御製橋名磨崖以刻之方河之開也
水流雖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溢近嵒民夫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
軍其後遂注成巨澗云是月昌齡遷工部侍郎八月己亥都水監言大河以就
三山通流正在通利之東慮水溢爲患乞移軍城於大伾山居山之間以就高
仰從之十月丁巳中書省言冀州棗強埽決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諳河事詔以

王仲元代之十一月丙寅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連經漲淤灘面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岸今若脩閉棗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兼冬深難施人力縱使極力脩閉東堤上下二百餘里必須盡行增築與水爭力未能全免決溢之患今漫水行流多鹹鹵及積水之地又不犯州軍止經數縣地分迤邐纏御河歸納黃河欲自決口上恩州之地水堤爲始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簽合大河從之乙亥臣僚言禹跡湮沒於數千載之遠陛下神智獨運一旦興復導河三山長堤盤固橫截巨浸依山爲梁天造地設威示南北度越前古歲無解繫之費人無病涉之患大功旣成願申飭有司以日繼月視水向著隨爲隄防益加增固每遇漲水水官漕臣不輟巡視詔付昌齡六年四月辛卯高陽關路安撫使吳玠言冀州棗強縣黃河清詔許稱賀七月戊午太師蔡京請名三山橋銘閣曰纘禹繼文之閣門曰銘功之門十月辛卯蔡京等言冀州河清乞拜表稱賀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寧化鎮大河之側地勢低下正當灣流衝激之處歲久堤岸怯薄沁水透堤甚多近鎮居民例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時雨霈然一失堤

防則不惟東流莫測所向一隅生靈所係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間諸州往來邊路乞付有司貼築固護從之六月癸酉都水使者孟楊言舊河陽南北兩河分流立中潭繫浮梁頃緣北河淤澱水不通行止於南河修繫一橋因此河項窄狹水勢衝激每遇漲水多致損壞欲措置開修北河如舊修繫南北兩橋從之九月丁未詔揚專一措置而令河陽守臣王序營辦錢糧督其工料重和元年三月己亥詔滑州濬州界萬年堤全藉林木固護堤岸其廣行種植以壯地勢五月甲辰詔孟州河陽縣第一埽自春以來河勢湍猛侵噬民田迫近州城正二三里其令都水使者同漕臣河陽守臣措置固護是秋兩廣武埽危急詔內侍王仍相度措置宣和元年九月辛未蔡京等言南丞管下三十五埽今歲漲水之後岸下一例生灘河行中道實由聖德昭格神祇順助望宣付史館詔送祕書省十二月開修兔源河并直河畢工降詔獎諭二年九月己卯王黼言昨孟昌齡計議河事至滑州韓村埽檢視河流衝至寸金潭其勢就下未易禦遏近降詔旨令就畫定港灣對開直河方議開鑿忽自成直河一道寸金潭下

水卽安流在役之人聚首仰嘆乞付史館仍帥百官表賀從之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埽是歲水壞天成聖功橋官吏行罰有差四年四月壬子都水使者孟揚言奉詔脩繫三山東橋凡役工十五萬七千八百令累經漲水無虞詔因橋壞失職降秩者俱復之揚自正議大夫轉正奉大夫七年欽宗卽位靖康元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殿大學士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揆父子相繼領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堤防之功多張梢樁之數窮竭民力聚斂金帛交結權要內侍王仍爲之奧主超付名位不知紀極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頓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爲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靈無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所辟官吏計金敘績富商大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遙分爵賞每興一役乾沒無數省部御史莫能鈎考陛下方將澄清朝著建立事功不先誅竄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望籍其姦賊以正典刑詔並落職昌齡在外宮觀揚依舊權領都水監職事揆候措置橋船畢取旨翰復請鈎考簿書發

其姦賊乃詔昌齡與中大夫揚揆與中奉大夫三月丁丑京西轉運司言本路歲科河防夫三萬溝河夫一萬八千緣連年不稔羣盜劫掠民力困弊乞量數減放詔減八千人

汴河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廣濟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陰縣南爲汴首受黃河之口屬于淮泗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爲準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至東南之產百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輸京師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內外仰給焉故於諸水莫此爲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歲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爲口以逆之遇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又並緣侵漁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太祖建隆二年春導索水自旃然與須水合入于汴三年十月詔緣汴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七月開封府言汴水溢壞開封大寧堤浸民田害稼詔發淮孟丁夫三千五百人塞之三年正月發軍士千人復汴口

六月宋州言寧陵縣河溢堤決詔發宋毫丁夫四千五百人分遣使臣護役四年八月又決于宋城縣以本州諸縣人夫三千五百人塞之淳化二年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入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捧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盱水勢遂定帝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是月汴又決于宋城縣發近縣丁夫二千人塞之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卽今成臯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爲害最甚乃於具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卽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泲水

至于大陸泮水卽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滄州今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爲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荇荇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卽出河之溝亦曰荇荇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爲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卽春秋晉楚戰于邲邲又音汜卽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太和中桓温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

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
尚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爲通濟
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
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爲奉地謂
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
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爲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
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
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
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
合于淮踰時畢功旣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
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
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
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

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巨其中曰鷄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步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沂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卽知兵甲在外也惟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爲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犯關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兵甲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

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咸會天邑舳舻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明以奉巡游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爲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真宗景德元年九月宋州言汴河決浸民田壞廬舍遣使護塞踰月功就三年六月京城汴水暴漲詔覘候水勢并工脩補增起堤岸工畢復遣使致祭大中祥符二年八月汴水漲溢自京至鄭州浸道路詔選使乘傳減汴口水勢旣而水減阻滯漕運復遣浚汴口八年六月詔自今後汴水添漲及七尺五寸卽遣禁兵三千沿河防護八月太常少卿馬元方請浚汴河中流闊五丈深五尺可省脩堤之費卽詔遣使計度脩浚使還上言泗州西至開封府界岸闊底平水勢薄不假開浚請止自泗州夾岡用工八十六萬五千四百三十八以宿毫工夫充計減工七百三十一萬仍請於沿河作頭踏道擗岸其淺處爲鋸牙以束水勢使其後成河道止用河清下卸卒就未放春水前令逐州長吏令佐督役自今汴河淤

澗可三五年一浚又於中牟滎澤縣各置開減水河並從之天禧三年十二月都官員外郎鄭希甫言汴河兩岸皆是陂水廣浸民田堤脚並無流泄之處今汴河南省自明河接澳入淮望詔轉運使規度以聞仁宗天聖三年汴流淺特遣使疏河注口四年大漲堤危衆情恟恟憂京城詔度京城西賈陂岡地洩之于護龍河六年句當汴口康德輿言行視陽武橋萬勝鎮宜存斗門其梁固斗門三宜廢去祥符界北岸請爲別竇分減溢流而句當汴口王中庸欲增置孫村之石限悉從其請七年德輿言修河芟地爲並灘農戶所侵詔限一月使自實檢括以還縣官皇祐三年命使詣中牟治堤明年八月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口浚治歲以爲常舊制水增七尺五寸則京師集楚兵入作排岸兵負土列河上以防河滿五日賜錢以勞之曰特支而或數漲數防又不及五日而罷則軍士屢疲而賜予不及是歲七月始制防河兵日給錢薄其數才比特支十分之一軍士便之明年遣使行河相利害嘉祐六年汴水淺澁常稽運漕都水奏河自應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駛無所阻惟應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闊淺漫宜

限以六十步闊於此則爲木岸狹河扼束水勢令深駛梢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詔興役而衆議以爲未便宰相蔡京奏祖宗時已嘗狹河矣俗好沮敗事宜勿聽役既半岸木不足募民出雜梢岸成而言者始息舊曲灘漫流多稽留覆溺處悉爲駛直平夷操舟往來便之神宗熙寧四年創開訾家口日役夫四萬饒一月而成纔三月已淺澱乃復開舊口役萬工四日而水稍順有應舜臣者獨謂新口在孤柏嶺下當河流之衝其便利可常用勿易水大則泄以斗門水小則爲輔渠於下流以益之安石善其議五年先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嘗論汴河曰國家漕運以河渠爲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專運粳米兼以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太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然則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

汴河是賴今陳說利害以汴河爲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願陛下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方平之言爲王安石發也六年夏都水監丞侯叔獻乞引汴水淤府界閉田安石力主之水旣數放或至絕流公私重舟不可盪有閤折者帝以人情不安嘗下都水分析并詔三司同府界提點官往視十一月范子奇建議冬不閉汴口以外江綱運直入汴至京廢運般安石以爲然詔汴口官吏相視卒用其說是後高麗入貢令沂汴赴闕七年春河水壅溢積潦敗堤八月御史盛陶謂汴河開兩口非便命同判都水監宋昌言視兩口水勢檄同提舉汴口官王琉琉言訾家口水三分輔渠七分昌言請塞訾家口而留輔渠時韓絳呂惠卿當國許之八年春安石再相叔獻言昨疏濬汴河自南京至泗州概深三尺至五尺惟虹縣以東有礪石三十餘里不可疏濬乞募民開脩詔檢計工糧以聞七月叔獻又言歲開汴口作生何侵民田調夫役今惟用訾家口減人夫物料各以萬計乞減河清一指揮從之未幾汴水大漲至深一丈二尺於是復請權閉

汴口九年十月詔都水度量疏濬汴河淺深仍記其地分十年范子淵請用濬
川耙以六月興工自謂功利灼然請候今冬疏濬畢將耙具舟船等分給逐地
分使臣於閉口之後檢量河道淤澱去處至春水接續疏導大抵皆無甚利已
而清汴之役興

宋史卷九十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宋史卷九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河渠志第四十七

河渠四

汴河下白溝河

洛河

京畿溝渠

蔡河

白河三白渠

廣濟河

鄧許諸渠附

金水河

元豐元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復言汴口歲開閉修隄防通漕纜二百餘日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入汴患黃河嚙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為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稍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為渠引洛入汴范子淵知都水監丞晝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王仙山索水出嵩渚山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尚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堤為塘滲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牌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澗皆可引以為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土家堤築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

洛水屬于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視二年正月使還以爲工費浩大不可爲上復遣入內供奉宋用臣還奏可爲請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東水一以芻槌爲之以節湍急之勢取水深一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爲源注房家黃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瀦水爲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于黃河上下置牐啓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卽洛河舊口置水澆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古索河等暴漲卽以魏樓滎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工九十萬七千有餘仍乞修護黃河南堤埽以防侵奪新河從之三月庚寅以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四月甲子興工遣禮官告祭河道侵民塚墓給錢徙之無主者官爲瘞藏六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陰縣瓦亭子并汜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爲堤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閉汴口徙官吏河清卒於新洛口戊辰遣禮官致祭十一月辛未詔差七千人赴汴口開修河道三年二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闊多淺澁乞狹

河六十里爲二十一萬六千步以四月興役五月癸亥罷草屯浮堰五年三月宋用臣言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宜廢撤從之十月狹河畢工六年八月范子淵又請於武濟山麓至河岸并嫩灘上修堤及壓埽堤又新河南岸築新堤計役兵六千人二百日成開展直河長六十三里廣一百尺深一丈役兵四萬七千有奇一月成從之十月都提舉司言汴水增漲京西四斗門不能分減致開決堤岸今近京惟孔固斗門可以泄水下入黃河若孫賈斗門雖可泄入廣濟然下尾窄狹不能盡吞宜於萬勝鎮舊減水河汴河北岸修立斗門開淘舊河創開生河一道下合入刁馬河役夫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畢工詔從其請仍作二年開修七年四月武濟河潰八月詔罷營閉縱其分流止護廣武三埽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辛亥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澁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汗漫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惻怛親發德音令執政共議營救尋詔畿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工然以水磨

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日閉斷以此工役重大民間每夫日顧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至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聞水磨歲入不過四十萬故前戶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不以爲愧況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爲怪甚非陛下勤恤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任民磨茶三月轍又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匱所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匱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轍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縣水匱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水所占幾何退出頃畝幾何凡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占者以官地還之無田可還卽給元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所存甚遠然臣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匱爲雨水浸淫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匱以來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十

月遂罷水匱四年冬御史中丞梁燾言嘗求世務之急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卽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導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堤闢大河於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爲斗門各通舟楫其實盜河以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爲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爲欺罔朝廷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不爲慮而不知新沙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爛熳潰散將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爲今之計宜復爲汴口仍引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爲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傾注以長爲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啓閉以除

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爲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僦錢爲害者一而甚小所謂損小費而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聞開汴之時大河曠歲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洛而後頻年屢決雖洛口竊取其水幸不過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臥北故潰溢北出自去歲以來稍稍臥南此其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須早計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闢百餘步卽可以通水三分旣永爲京師之福又減河北屢決之害兼水勢旣以牽動在於回河尤爲順便非獨孫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復之理望出臣前章面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勢具圖以聞不報至五年十月癸巳乃詔導河水入汴紹聖元年帝親政復召宋用臣赴闕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壬寅帝語輔臣埽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明日乃詔都水監丞馮忱之相度築欄水簽堤丁巳帝諭執政曰河埽久不修昨日報洛水又

大盜注于河若廣武埽壞河洛爲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壞過此須圖久計丙寅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危急決口與清汴絕近緣洛河之南去廣武山千餘步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導洛水近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微詔安持等再按視之十一月李偉言清汴導溫洛貫京都下通淮泗爲萬世利自元祐以來屢危急而今歲特甚臣相視武濟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廣武埽首所起約置刺堰三里餘就武濟河下尾廢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導回截河勢東北行留舊埽作遙堤可以紓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詔宋用臣陳祐甫覆按以聞十二月甲午戶部尙書蔡京言本部歲計皆藉東南漕運今年上供物至者十無二三而汴口已閉臣責問提舉汴河堤岸司楊琰乃稱自元豐二年至元祐初八年之間未嘗塞也詔依元豐條例明年正月庚戌用臣亦言元豐間四月導洛通汴六月放水四時行流不絕遇冬有凍卽督沿河官吏伐冰通流自元祐二年冬深輒閉塞致河流涸竭殊失開導清汴本意今欲卜日

伐冰放水歸河永不閉塞及凍解止將京西五斗門減放以節水勢如惠民河
行流自無壅遏之患從之三年正月戊申詔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李仲罷歸吏
部仲在元祐中提舉汜水輦運建言西京鞏縣河陽汜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
地分北有太行南有廣武二山自古河流兩山之間乃緣禹跡昨自宋用臣創
置導洛清汴於黃河沙灘上節次創置廣雄武等堤埽到今十餘年間屢經危
急況諸埽在京城之上若不別爲之計患起不測思之寒心今如棄去諸埽開
展河道講究興復元豐二年以前防河事不惟省歲費寬民力河流且無壅遏
決溢之患望遣諳河事官相視施行又乞復置汴口依舊以黃河水爲節約之
限罷去請汴牐口四年閏二月楊琰乞依元豐例減放洛水入京西界大白龍
坑及三十六陂充水匱以助汴河行運詔買種民同琰相度合占頃畝及所用
功力以聞五月乙亥都提舉汴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口爲洛口名汴河
爲清汴者凡以取水於洛也復匱清水以備淺澁而助行流元祐間却於黃河
撥口分引渾水令自澗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已修狹河

身丈尺深淺檢計物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通放洛水及依舊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帝嘗謂知樞密院事曾布曰先帝作清汴又爲天源河蓋有深意元祐中幾廢近賈種民奏若盡復清汴不用濁流乃當世靈長之慶布對曰先帝以天源河爲國姓福地此衆人所知何可廢也十二月詔京城內汴河兩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元符三年徽宗卽位無大改作汴渠稍湮則浚之大觀中言者論胡師文昨爲發運使創開泗州直河及築簽堤阻遏汴水尋復淤澱遂行廢拆然後併役數郡兵夫其間疾苦竄歿無慮數千費錢穀累百萬計狂妄生事誣奏罔功官員冒賞至四十五人師文由是自知州降充宮觀宣和元年五月都城無故大水浸城外官寺民居遂破汴堤汴渠將溢諸門皆城守起居郎李綱奏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倉猝遐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倘或淹浸旬時因以風雨不可不慮夫變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願詔廷臣各具所見擇其可採者

施行之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非災異也罷綱送吏部而募人決水下流由城北注五丈河下通梁山灤乃已七月壬子都提舉司言近因野水衝蕩沿汴堤岸及河道淤淺若止役河清功力不勝望俟農隙顧夫開修從之五年十二月庚寅詔沿汴州縣創添欄河鎖柵歲額公私不以爲便其遵元豐舊制靖康而後汴河上流爲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沓來兩京糧始足又擇使臣八員爲沿汴巡檢每兩員各將兵五百人自洛口至西水門分地防察決溢云

洛水貫西京多暴漲漂壞橋梁建隆二年留守向拱重修天津橋成甃巨石爲脚高數丈銳其前以疏水勢石縱縫以鐵鼓絡之其制甚固四月具圖來上降詔褒美開寶九年郊祀西京詔發卒五千自洛城菜市橋鑿渠抵漕口三十五里饋運便之其後導以通汴

蔡河貫京師爲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渙水以通舟閔水自尉氏歷祥符開封

合于蔡是爲惠民河洧水自許田注鄴陵東南歷扶溝合于蔡潁水出鄭之大隗山注臨潁歷鄆陵扶溝合于蔡凡許鄭諸水合堅白鴈丈八溝京索合西河褚河湖河雙河欒霸河皆會焉猶以其淺涸故植木橫棧棧爲水之節啓閉以時太祖建隆二年四月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自京距通許鎮二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浚蔡水南入潁川乾德三年二月令陳承昭率丁夫數千鑿渠自長社引潁水至京師合閔水潁水本出密縣大隗山歷許田會春夏霖雨則泛溢民田至是渠成無水患閔河益通漕焉太宗淳化二年以汜水汎溢浸許州民田詔自長葛縣開小河導潁水分流二十里合于惠民河真宗咸平五年七月京師霖雨溝洫壅惠民河溢泛道路壞廬舍知開封府寇準治丁岡古河泄導之大中祥符元年六月開封府言尉氏縣惠民河決遣使督視完塞二年四月陳州言州地洿下苦積潦歲有水患請自許州長葛縣浚減水河及補棗村舊河以入蔡河從之九年知許州石普請於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門引沙河以漕京師遣使按視四月詔遣中使至惠民河規畫置壩子以通舟運仁

宗天聖二年二月崇儀副使巡護惠民河田承說獻議重修許州合流鎮大河堰斗門剗開減水河通漕省迂路五百里詔遣使按視以聞五年八月都大巡護惠民河王克基言先準宣惠民京索河水淺小緣出源西京鄭許州界惠民河下合橫溝白鴈溝京索河下合西河湖河雙河欒霸河丈八溝各爲民間截水蒔稻灌園宜令州縣巡察七年王克基言按舊制蔡河斗門棧板須依時啓閉調停水勢嘉祐三年正月開京城西葛家岡新河以有司言至和中大水入京城請自祥符縣界葛家岡開生河直城南好草陂北入惠民河分注魯溝以紓京城之患神宗熙寧四年七月程昉請開宋家等堤畎水以助漕運八月三班借職楊琰請增置上下壩插蓄水以備淺涸詔琰掌其事六年九月戊辰將作監尙宗儒言議者請置蔡河木岸計功頗大詔修固土岸八年詔京西運米于河北於是侯叔獻請因丁字河故道鑿堤置插引汴水入于蔡以通舟運河成舟不可行尋廢十月詔都水監展惠民河欲便修城也九年七月提轄修京城所請引霧澤陂水至咸豐門合京索河由京索簽入副堤河下合惠民都水

監謂不若於順天門外簽直河身及於染院後簽入護龍河至咸豐門南復入京索河實爲長利從之徽宗崇寧元年二月都水監言惠民河修簽河次下硬堰畢工詔立捕獲盜泄賞大觀元年十二月開溟河入蔡河從京畿都轉運使吳擇仁之請也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詔差水官同京畿監司視蔡河隄防及淤淺者來春併工治之

廣濟河導滄水自開封歷陳留曹濟鄆其廣五丈歲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定陶規度發曹單丁夫數萬浚之三月幸新水門觀放水入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遂詔左監門衛將軍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濠入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右龍武統軍陳承昭護修五丈河役車駕臨視賜承昭錢二十萬乾德三年京師引五丈河造西水磴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命發近縣丁夫浚廣濟河真宗景德二年六月開封府言西京沿汴萬勝鎮先置斗門以減河水今汴河分注濁水入廣濟河壅塞不利帝曰

此斗門本李繼源所造屢詢利害以爲始因京索河遇雨卽汎流入汴遂置斗門以便通洩若遽壅塞復慮決溢因令多用巨石高置斗門水雖甚大而餘波亦可減去三年內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湖漕路役旣成遣使覆視繪圖來上帝以地有隆阜而水勢極淺雖置堰埭又歷呂梁灘磧之險非可漕運罷之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尙書駕部員外郎閻貽慶言五丈河下接濟州之合蔡鎮通利梁山樂近者天河決蕩溺民田壞道路合蔡而下漫散不通舟請治五丈河入夾黃河因詔貽慶與水官李守忠規度計功料以聞神宗熙寧七年趙濟言河淺廢運自此物賤傷農宜議興復以便公私詔張士澄楊琰修治八月都提舉汴河堤岸司言欲於通津門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內開河下通廣濟以便行運從之八年又遣琰同陳祐甫因汴河置滲水塘又自孫賈斗門置虛堤入滲水入西賈陂由減水河注霧澤陂皆爲河之上源九年詔依元額漕粟京東仍修壩牐爲啓閉之節九年三月詔遣官修廣濟河壩牐元豐五年三月癸亥罷廣濟輦運司移上供物自淮陽軍

界入汴以清河輦運司爲名命張士澄都大提舉七月御史王植言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沂流入汴遠近險易較然廢之非是詔監司詳議七年八月都大提舉汴河堤岸司言京東地富穀粟可漕獨患河澁若因修京城令役兵近汴穴土使之成渠就引河水注之廣濟則漕舟可通是一舉而兩利也從之哲宗元祐元年詔斥祥符霧澤陂募民承租增置水匱又卽宣澤門外仍舊引京索源河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皆以爲廣濟淺澁之備三月三省言廣濟河輦運近因言者廢罷改置清河輦運迂遠不便詔知棣州王諤措置興復都水監亦言廣濟河以京索河爲源轉漕京東歲計今欲依舊卽令於宣澤門外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裏由舊河道復廣澤河源以通漕運從之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黃堆山其源曰祝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濠東匯于五丈河公私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歷後苑內庭池沼水皆至焉開寶九年帝步自左掖按

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爲大輪激之南注晉王第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詔供備庫使謝德權決金水自天波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轉繞太廟入后廟皆螿以礮甃植以芳木車馬所經又累石爲間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復引東由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之神宗元豐五年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別爲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堤河入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天源先是舟至啓槽頗滯舟行旣導洛通汴遂自城西超字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然舊惟供洒掃至徽宗政和間容佐請於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內中花竹命宋昇措置導引四年十一月畢工重和元年六月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橋槽壩牐濬澄水道水入內內庭池籩旣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引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以助之

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纔勝百斛船踰月不雨卽竭至道二年三月

內殿崇班閻光澤國子博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凡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光澤護其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遂罷其役咸平六年用之爲度支員外郎又令自襄邑下流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神宗熙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爲源倣真楚州開平河置牐則四時可行舟因廢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爲漕河引黃河一支乃爲經久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漕爲利誠大恐汴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瑄同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濰河至于淮八百里乞分三年興修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功別相視仍請發穀熟淤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隸河清兵赴役從之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畎導汴南諸水近者失於疏浚爲害甚大於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役廢初王安石欲罷白溝修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溝

不可爲而卿獨見可爲安石曰果不可爲罷之誠宜若可爲卽俟時爲之何必計校人言也徽宗政和二年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濬含暉門外白溝河開堰放水仍舊通流

京畿溝洫汴都地廣平賴溝渠以行水潦真宗景德二年五月詔開京城濠以通舟楫毀官水磴三所三年分遣入內內侍八人督京城內外坊里開濬溝渠先是京都每歲春濬溝瀆而勢家豪族有不卽施工者帝聞之遣使分視自是不復有稽遲者以至兩潦暴集無所壅遏都人賴之大中祥符三年遣供備庫使謝德權治溝洫導太一宮積水抵陳留界入亳州渦河五年三月帝宣示宰臣曰京師所開溝渠雖屢鈐轄仍令內侍分察吏擾仁宗天聖元年八月東西入作司與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劉永崇等言內外八廂勅置八字水口通流兩水入渠甚利慮所置處豪富及勢要阻抑乞下令巡察從之二年七月內殿崇班閣門祇候張君平等言準敕按視開封府界至南京宿亳諸州溝河形勢疏決利害凡八事一商度地形高下連屬開治水勢依尋古溝洫浚之州縣計力

役均定置籍以主之二施工開治後按視不如元計狀及水壅不行有害民田者按官吏之罪令償其費三約束官吏毋斂取夫衆財貨入己四縣令佐州守倅有能勸課部民自用工開治不致水害者敘爲勞績替日與家便官功績尤多別議旌賞五民或於古河渠中修築堰埭截水取魚漸至澱淤水潦暴集河流不通則致流害乞嚴禁之六開治工畢按行新舊廣深丈尺以校工力以所出土於溝河岸一步外築爲堤埒七凡溝洫上廣一丈則底廣八尺其深四尺地形高處或至五六尺以此爲率有廣狹不等處計折之則畢工之日易於覆視八古溝洫在民田中久已淤平今爲賦籍而須開治者據所占地步爲除其賦詔令頒行神宗熙寧元年三月都水監言畿內溝河至多而諸縣各役人夫開淘十纔二三須二三年方可畢工請令府界提點司選官與縣官同定緊慢功料據合差夫數以五分夫役十分工依年分開淘提點司通行點校從之二年閏十一月詔以府界道路積水妨民輸納命都水監差官溝畎元豐五年詔開在京城濠闊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脈不及者至泉止徽宗大觀元年七月

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路不通遣官分督疏導是月又詔自京至八角鎮積水妨行旅轉運司選官疏導修治橋梁毋使病涉

白河在唐州南流入漢太平興國三年正月西京轉運使程能獻議請自南陽下向口置堰迴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達于京師以通湘潭之漕詔發唐鄧汝潁許蔡陳鄭丁夫及諸州兵凡數萬人以弓箭庫使王文寶六宅使李繼隆內作坊副使李神祐劉承珪等護其役塹山陘谷歷博望羅渠少柘山凡百餘里月餘抵方城地勢高水不能至能獻復多役人以致水然不可通漕運會山水暴漲石堰壞河不克就卒陘廢焉端拱元年供奉官閤門祇候閻文遜苗忠俱上言開荆南城東漕河至師子口入漢江可通荆峽漕路至襄州又開古白河可通襄漢漕路至京詔八作使石全振往視之遂發丁夫治荆南漕河至漢江可勝二百斛重載行旅者頗便而古白河終不可開

三白渠在京北涇陽縣淳化二年秋縣民杜思淵上書言涇河內舊有石罌以堰水入白渠溉雍耀田歲收三萬斛其後多歷年所石罌壞三白渠水少溉田

不足民頗艱食乾德中節度判官施繼業率民用梢穰笆籬棧木截河爲堰壅水入渠緣渠之民頗獲其利然凡遇暑雨山水暴至則堰輒壞至秋治堰所用復取於民民煩數役終不能固乞依古制調丁夫修壘石壘可得數十年不撓所謂暫勞永逸矣詔從之遣將作監丞周約己等董其役以用功尤大不能就而止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渠利害按舊史鄭渠元引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畝收一鍾白渠亦引涇水起谷口入櫟陽注渭水長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兩渠溉田凡四萬四千五百頃今所存者不及二千頃皆近代改修渠堰浸隳舊防絲是灌溉之利絕少於古矣鄭渠難爲興工今請遣使先詣三白渠行視復修舊迹於是詔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經度選等使還言周覽鄭渠之制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岡阜首尾三百餘里連亘山足岸壁頽壞陁廢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涇河平淺直入渠口暨年代浸遠涇河陡深水勢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致力其三白渠溉涇陽

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令增築堤堰以固護之舊設節水斗門一百七十有六皆壞請悉繕完渠口舊有六石門謂之洪門今亦隕圯若復議興置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別開渠口以通水道歲令渠官行視岸之缺薄水之淤填即時浚治嚴豪民盜水之禁涇河中舊有石堰修廣皆百步捍水雄壯謂之將軍堰廢壞已久杜思淵嘗請興修而功不克就其後止造木堰凡用梢椿萬一千三百餘數歲出於緣渠之民涉夏水潦木堰遽壞漂流散失至秋復率民以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欲令自今漑田旣畢命水工拆堰木實於岸側可充二三歲修堰之用所役緣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三千人疏渠造堰各獲其利固不憚其勞也選能吏司其事置署於涇陽縣側以時行視往復甚便又言鄧許陳潁蔡宿亳七州之地有公私閑田凡三百五十一處合二十二萬餘頃民力不能盡耕皆漢魏以來召信臣杜詩杜預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立制墾闢之地內南陽界鑿山闢道疏通河水散入唐鄧襄三州以漑田又諸處陂塘防埭大者長三十里至

五十里闊五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至二丈其溝渠大者長五十里至百里闊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丈五尺可行小舟臣等周行歷覽若皆增築陂堰勞費頗甚欲隄防未壞可興水利者先耕二萬餘頃他處漸圖建置時著作佐郎孫冕總監三白渠詔冕依選等奏行之後自仲山之南移治涇陽縣其七州之田令選於鄧州募民耕墾皆免賦入復令選等舉一人與鄧州通判同掌其事選與亮分路按察未幾而罷景德三年鹽鐵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馬景德陳關中河渠之利請遣官行鄭白渠興修古制乃詔太常博士尙賓乘傳經度率丁夫治之賓言鄭渠久廢不可復今自介公廟迴白渠洪口直東南合舊渠以畝涇河灌富平櫟陽高陵等縣經久可以不竭工旣畢而水利饒足民獲數倍

宋史卷九十四

宋史卷九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河渠志第四十八

河渠志漳河塘灤緣邊諸水
漳河
滹沱河
河北諸水
御河
岷江

漳河源於西山由磁洛州南入冀州新河鎮與胡盧河合流其後變徙入于大河神宗熙寧三年詔程昉同河北提點刑獄王廣廉相視四年開修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因與大臣論財用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曰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為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勞民先王所謹然以佚道使民雖勞不可不勉會京東河北大風三月詔曰風變異常當安靜以應天災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為之未晚中書格詔不下尋有旨權令罷役程昉憤恚遂請休退朝廷令以都水丞領淤田事於河上五月御史劉摯言昉等開修漳河凡用九萬夫物料本不預備官私

宋

史卷九十五 河渠志

一 中華書局聚

應急勞費百倍逼人夫夜役踐蹂田苗發掘墳墓殘壞桑柘不知其數愁怨之聲流播道路而昉等妄奏民間樂於工役河北廂軍剗刷都盡而昉等仍乞於洺州調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急切擾攘至於如此乞重行貶竄以謝疲民中丞楊繪亦以爲言王安石爲昉辨說甚力後卒開之五年工畢昉與大理寺丞李宜之知洺州黃秉推恩有差七年六月知冀州王慶民言州有小漳河向爲黃河北流所壅今河已東乞開濬詔外都水監相度而已

滹沱河源於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神宗熙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深州祁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人并胡盧河增治之元豐四年正月北外都水丞陳祐甫言滹沱自熙寧八年以後汎濫深州諸邑爲患甚大諸司累相度不決謂其下流舊入邊吳宜子淀最爲便順而屯田司懼填淤塘灤煩文往復無所適從昨差官計之若障入胡盧河約用工千六百萬若治程昉新河約用工六百萬若依舊入邊吳等淀約用工二十九萬其工費固已相遠乞嚴立期會定歸一策詔河北屯田轉運司

同北外都水丞司相視五年八月癸酉前河北轉運副使周章言熙寧中程昉於真定府中渡創繫浮梁增費數倍既非形勢控扼請歲八九月易以版橋至四五月防河卽拆去權用船渡從之

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利乾寧入界河達于海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劉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尙當疏導以絕河患先是議者欲於恩州武城縣開御河約二十里入黃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謂第開見行流處下按胡盧河尤便近彝等又奏如庠言雖於河流爲順然其間漫淺沮洳費工尤多不若開烏欄堤東北至大小流港橫截黃河入五股河復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舉糴便糧草皮公弼提舉常平王廣廉按視二人議協詔調鎮趙邢洛磁相州兵夫六萬濬之以寒食後入役三年正月韓琦言河朔累經災傷雖得去年夏秋一稔瘡痍未復而六州之人奔河走役遠者十一二程近者不下七八程比常歲勞費過倍兼鎮趙兩州舊以次邊未嘗差夫一旦調發人心不安又於寒食後入役比滿

一月正妨農務詔河北都轉運使劉庠相度如可就寒食前入役卽亟興工仍相度最遠州縣輟減差夫而築修塘堤兵千人代其役二月琦又奏御河漕運通流不宜減大河夫役於是止令樞密院調兵三千并都水監卒二千三月又益登壯城兵三千仍詔提舉官程昉等促迫功限六月河成訪昉赴闕遷宮苑副使四年命昉爲都大提舉黃御等河八年昉與劉璿言衛州沙河湮沒宜自王供埽開濬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啓閉其利有五王供危急免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汴橫絕沙河免大河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于御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限節三也御河漲溢有斗門啓閉無衝注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大河之險五也一舉而五利附焉請發卒萬人一月可成從之九年秋昉奏畢功中書欲論賞帝令河北監司按視保明大名安撫使文彥博覆實十月彥博言去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徹於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所行舟楫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工料極多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

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
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卽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澀必致淤澱凡
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濬況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覩今始初冬已見阻
滯恐年歲間反壞久來行運儻謂通江淮之漕卽尤不然自江浙淮汴入黃河
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大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于北
京自北京和雇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十千緡却於御河裝載赴邊城其省
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又去冬外監丞欲於北京黃河新堤開
置水口以通行運其策尤疎此乃熙寧四年秋黃河下注御河之處當時朝廷
選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瘡痍未平今奈何反欲開
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視而官吏恐忤建謀之官止作遷延回報謂俟
修固御河隄防方議開置河口况御河堤道僅如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須
如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蓄乞別委清彊官相視利害并議可否又言今之水
官尤爲不職容易建言僥倖恩賞朝廷便爲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

無譴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宣令狂妄輩橫費生民膏血已而都水監言運河乞置雙牖例放舟船實便與彥博所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運司官相視本奏河北州軍賞給茶貨以至應接沿邊權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黎陽出卸轉入御河費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陵道口下卸側裝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昉等擘畫於衛州西南循沙河故迹決口置牖鑿堤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實邊郡倉廩自興役至畢凡用錢米功料二百萬有奇今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廂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餘緡開河行水纔百餘日所過船楫六百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滄浸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貫石有餘有費無利誠如議者所論然尙有大者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著之會所以捍黃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穴堤引河而置牖之地纔及隄身之半詢之土人云自慶曆八年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堤者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設復礮水暴漲則河身乃在牖口

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隄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臣恐墊溺之禍不特在乎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此河之興一歲所濟船棧其數止此而萌每歲不測之患積無窮不貲之費豈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衆論究極利病咸以謂葺故堤堰新口存新牖而勿治庶可以銷淤澱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萬一他日欲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亟止或可紆飛輓之勞未幾河果決衛州元豐五年提舉河北黃河隄防司言御河狹溢隄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綱運轉入大河而閉截徐曲旣從之矣明年戶部侍郎蹇周輔復請開撥以通漕運及令商旅舟船至邊是時每有一議朝廷輒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輟迄莫能定大抵自小吳埽決大河北流御河數爲漲水所冒亦或湮沒哲宗紹聖三年四月河北都運轉使吳安持始奏大河東流御河復出詔委前都水丞李仲提舉開導徽宗崇寧元年冬詔侯臨同北外都水丞司開臨清縣壩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計度西堤開置斗門決北京恩冀滄州永靜軍積水入御河枯源明年秋黃河漲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館陶縣敗

廬舍復用夫七千役二十一萬餘工修西堤三月始畢漲水復壞之政和五年閏正月詔於恩州北增修御河東堤爲治水隄防令京西路差借來年分溝河夫千人赴役於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撥十八埽官兵分地步修築又取棗強上埽水口以下舊堤所管榆柳爲椿木

塘灤緣邊諸水所聚因以限遼河北屯田司緣邊安撫司皆掌之而以河北轉運使兼都大制置凡水之淺深屯田司季申工部其水東起滄州界拒海岸黑龍港西至乾寧軍沿永濟河合破船淀灰淀方淀爲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深五尺東起乾寧軍西信安軍永濟渠爲一水西合鵝巢淀陳人淀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爲一水衡廣一百一十里縱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餘或六尺東起信安軍永濟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紋淀得勝淀下光淀小蘭淀李子淀大蘭淀爲一水衡廣七十里或十五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東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保定軍父母砦合糧料淀迴淀爲一水衡廣二十七里縱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軍並塘岸水最淺故咸平景

德中契丹南牧以霸州信安軍爲歸路東南起保安軍西北雄州合百水淀黑羊淀小蓮花淀爲一水衡廣六十里縱二十五里或十里其深八尺或九尺東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大蓮花淀洛陽淀牛橫淀康池淀疇淀白羊淀爲一水衡廣七十里縱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東起順安軍西邊吳淀至保州合齊女淀勞淀爲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或一丈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畜沈苑河爲塘衡廣三十里縱十里其深五尺淺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雞距泉尙泉爲稻田方田衡廣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自何承矩以黃懋爲判官始開置屯田築堤儲水爲阻固其後益增廣之凡並邊諸河若滹沱胡盧永濟等河皆匯于塘天聖以後相循而不廢仍領于沿邊屯田司而當職之吏各從其所見或曰有兵將在契丹來云無所事塘自邊吳淀西望長城口尙百餘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至契丹騎馳突得此路足矣塘雖距海亦無所用夫以無用之塘而廢可耕之田則邊穀貴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廣以息民爲根本或者則曰河朔幅員二

千里地平夷無險阻契丹從西方入放兵大掠由東方而歸我嬰城之不暇其何以禦之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綿亘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度也東有所阻則甲兵之備可以專力于其西矣孰謂無益論者自是分爲兩歧而朝廷以契丹出沒無常阻固終不可以廢也仁宗明道二年劉平自雄州徙知成德軍奏曰臣嚮爲沿邊安撫使與安撫都監劉志嘗陳備邊之略臣今從真定路由順安安肅保定州界自邊吳淀望趙曠川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東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竊恨聖朝七十餘年守邊之臣何可勝數皆不能爲朝廷預設深溝高壘以爲扼塞臣聞太宗朝嘗有建請置方田者今契丹國多事兵荒相繼我乘此以引水植稻爲名開方田隨田塍四面穿溝渠縱廣一丈深二丈鱗次交錯兩溝間屈曲爲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鮑河徐河雞距泉分注溝中地高則用水車汲引灌溉甚便願以劉志知廣信軍與楊懷敏共主其事數年之後必有成績帝遂密敕平與懷敏漸建方田侍禁劉宗言又奏請種木於西山之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契

丹也後劉平去真定懷敏猶領屯田司塘泊益廣至吞沒民田蕩溺邱墓百姓始告病乃有盜決以免水患者懷敏奏立法依盜決堤防律景祐二年懷敏知雄州又請立木爲水則以限盈縮寶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屯田司言欲於石塚口導求濟河水以注緣邊塘泊請免所經民田稅從之時歲旱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慶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使致書求關南十縣且曰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旣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四月庚辰復書曰營築堤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爲衍溢之患旣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遼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塘濼何爲者哉一葦可杭投筆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地以養兵帝問王拱辰對曰兵事尙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誇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遼騎也帝深然之七月契丹復議和好約兩界河淀已前開畎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各不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

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是歲劉宗言知順安軍上言屯田司濬塘水漂招賢鄉六千戶五年七月初與契丹約罷廣兩界塘淀約既定朝廷重生事自是每邊臣言利害雖聽許必戒之以毋張皇使契丹有詞而葛懷敏獨治塘益急是月懷敏密奏曰前轉運使沈邈開七汲口泄塘水臣已亟塞之知順安軍劉宗言閉五門幙頭港下赤大渦柳林口漳河水不使入塘臣已復通之令注白羊淀矣邈宗言朋黨沮事如此不謹誅無以懲後詔從懷敏奏自今有妄乞改水口者重責之嘉祐中御史中丞韓絳言宣祖已上本籍保州懷敏廣塘水侵皇朝遠祖墳近聞詔旨以錢二百千賜本宗使易葬此虧薄國體尤甚物論駭歎願請州縣屏水患而已知雄州趙滋言屯田司當徐河間築堤斷水塘堤具存可覆視也宜開水竇六十尺修石限以節之咸可其奏八年河北提點刑獄張問言視八州軍塘出土爲堤以畜西山之水涉夏河溢而民田無患亦施行焉神宗熙寧元年正月復汾州西河灤灤舊在城東圍四十里歲旱以溉民田兩以瀦水又有蒲魚菱芡之利可給貧民前轉運使王沿廢爲田人不以爲便

至是知雜御史劉述請復之是歲又遣程昉諭邊臣營治諸灤以備守禦五年東頭供奉官趙忠政言界河以南至滄州凡三百里夏秋可徒涉遇冬則冰合無異平地請自滄州東接海西抵西山植榆柳桑棗數年之間可限契丹然後施力耕種益出租賦以助邊儲詔程昉察視利害以聞六年五月帝與王安石論王公設險守國安石曰周官亦有掌同之官但多侵民田特以爲國亦非計也太祖時未有塘泊然契丹莫敢侵軼他日樞密院官言程昉放滹沱水大懼填淤塘灤失險固之利安石謂滹沱舊入邊吳淀新入洪城淀均塘灤也何昔不言而今言乎蓋安石方主昉等故其論如此六年十二月癸酉命河北同提點制置屯田使閻士良專與修樸椿口增灌東塘淀灤先是滄州北三堂等塘灤爲黃河所注其後河改而灤塞程昉嘗請開琵琶灣引河水而功不成至是士良請堰水絕御河引西塘水灌之故有是命七年六月丁丑河北沿邊安撫司上制置沿邊浚陂塘築堤道條式圖請付邊郡屯田司又言於沿邊軍城植柳蒔麻以備邊用並從之九年六月高陽關言信安乾寧塘灤昨因不收獨流

決口至今乾涸於是命河北東西路分遣監司視廣狹淺深具圖本上十年正月甲子詔比修築河北破缺塘堤收匱水勢其信安軍等處因塘水減涸退出田土已召人耕佃者復取之元豐三年詔諭邊臣曰比者契丹出沒不常不可全恃信約以爲萬世之安況河朔地勢坦平略無險阻殆非前世之比惟是塘水實爲礙塞卿等當體朕意協力增修自非地勢高仰人力所不可施者皆在滋廣用謹邊防蓋功利近在目前而不爲良可惜也六年十二月定州路安撫使韓絳言定州界西自山麓東接塘淀綿地百餘里可瀦水設險詔以引水灌田陂爲名哲宗元祐中大臣欲回河東流者皆以北流壞塘灤爲言事見前篇徽宗大觀二年十二月詔曰瀦水爲塘以備汎濫留屯營田以實塞下國家設官置吏專總其事州縣習玩歲久隳壞其令屯田司循祖宗以來塘堤故迹修治之毋得增益生事大抵河北塘灤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舟故指爲險固之地其後淤澱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自是堤防壞矣

河北諸水有通轉餉者有爲方田限遼人者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正月遣八使郝守濬分行河道抵于遼境者皆疏導之又於清苑界開徐河雞距河五十里入白河自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端拱二年以左諫議大夫陳恕爲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魏羽爲副使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索湘爲副使欲大興營田也先是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未嘗敢由此路入每歲數擾順安軍議者以爲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所以實邊廩而限契丹雍熙後數用兵岐溝君子館敗衄之後河朔之民農桑失業多閑田且戍兵增倍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乃詔止令葺營堡營田之議遂寢淳化二年從河北轉運使請自深州新砦鎮開新河導胡盧河分爲一派凡二百里抵常山以通漕運胡盧河源於西山始自冀州新河鎮入深州武疆縣與滹沱河合流其後變徙入大河至神宗熙寧中內侍程昉請開決引水入新河故道詔本路遣官按視永靜軍判官林伸東光縣令張言舉言新河地

形高仰恐害民田昉言地勢最順宜無不便仍復遣劉璿李直躬考實而璿等
卒如昉言伸等坐貶官四年春詔六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
界引滹沱水灌稻爲屯田用實軍廩且爲備禦焉初臨津令黃懋上封事盛稱
水田之利乃以承矩洎內供奉官閻承翰殿直張從古同制置河北緣邊屯田
事仍以懋爲大理寺丞充屯田判官其所經畫悉如懋奏真宗咸平四年知靜
戎軍王能請自姜女廟東決鮑河水北入閻臺淀又自靜戎之東引北注三臺
小李村其水溢入長城口而南又壅使北流而東入于雄州五年順安軍兵馬
都監馬濟復請自靜戎軍東擁鮑河開渠入順安軍又自順安軍之西引入威
虜軍置水陸營田於渠側濟等言役成可以達糧漕隔遼騎帝許之獨鹽臺淀
稍高恐決引非便不從其議因詔莫州部署石普并護其役踰年功畢帝曰普
引軍壁馬村以西開鑿深廣足以張大軍勢若邊城壕溝悉如此則遼人倉卒
難馳突而易追襲矣其年河北轉運使耿望開鎮州常山鎮南河水入洺河至
趙州有詔褒之三月西京左藏庫使舒知白請於泥姑海口章口復置海作務

造舟令民入海捕魚因偵平州機事異日王師征討亦由此進兵以分敵勢先是置船務以近海之民與遼人往還遼人嘗泛舟直入千乘縣亦疑有鄉導之者故廢務至是令轉運使條上利害既而以爲非便罷之景德元年北面都鈐轄閻承翰自嘉山東引唐河三十二里至定州醜而爲渠直蒲陰縣東六十二里會沙河徑邊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又引保州趙彬堰徐河水入雞距泉以息挽舟之役自是朔方之民灌溉饒益大蒙其利矣八月詔滄州乾寧軍謹視斗門水口壅潮水入御河東塘堰以廣溉廢四年五月知雄州李允則決渠爲水田帝以渠接界河罷之因下詔曰頃修國好聽其盟約不欲生事姑務息民自今邊城止可修葺城壕其餘河道不得輒有濬治大中祥符七年四月涇原都鈐轄曹瑋言渭北有古池連帶山麓今濬爲渠令民導以溉田六月知永興軍陳堯咨導龍首渠入城民庶便之並詔嘉獎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而河北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淮兩浙承僞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賦與民輸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

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蓄水以限遼騎而已仁宗天聖四年閏五月陝西轉運使王博文等言準敕相度開治解州安邑縣至白家場永豐渠行舟運鹽經久不至勞民按此渠自後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西入黃河以運鹽故號永豐渠周齊之間渠遂廢絕隋大業中都水監姚暹決堰濬渠自陝郊西入解縣民賴其利及唐末至五代亂離迄今湮沒水甚淺涸舟楫不行詔三司相度以聞神宗卽位志在富國故以劭農爲先熙寧元年六月詔諸路監司比歲所在陂塘湮沒瀕江圩埠浸壞沃壤不得耕宜訪其可興者勸民興之具所增田畝稅賦以聞二年十月權三司使吳充言前宜城令朱紘治平間修復木渠不費公家束薪斗粟而民樂趨之渠成溉田六千餘頃數邑蒙其利詔遷紘大理寺丞知北陽縣或云紘之木渠繞山度溪以行水數勤民而終無功十一月制置三司條例司具農田利害條約詔頒諸路凡有能知土地所宜種植之法及修復陂湖河港或元無陂塘圩埠堤堰溝洫而可以創修或水利可及衆而爲人所擅有或田去河港不遠爲地界所隔可以均濟流通者縣有廢田

曠土可糾合與修大川溝瀆淺塞荒穢合行濬導及陂塘堰埭可以取水灌溉若廢壞可興治者各述所見編爲圖籍上之有司其土田迫大川數經水害或地勢汙下雨潦所鍾要在修築圩埠隄防之類以障水澇或疏導溝洫畝澮以泄積水縣不能辦州爲遣官事關數州具奏取旨民修水利許貸常平錢穀給用初條例司奏遣劉彝等八人行天下相視農田水利又下諸路轉運司各條上利害又詔諸路各置相度農田水利官至是以條約頒焉祕書丞侯叔獻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夾河公私廢田略計二萬餘頃多用牧馬計馬而牧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爲不耕之地觀其地勢利於行水欲於汴河兩岸置斗門泄其餘水分爲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灌溉田詔叔獻提舉開封府界常平使行之而以著作佐郎楊汲同提舉叔獻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都水監或以爲非三年三月帝謂王安石韓絳曰都水沮壞淤田者以侵其職事爾安石曰必欲任屬當以楊汲爲都水監今每事稟於沈立張鞏何能辦集七月帝聞淤田多浸民田稼屋宇令內侍馮宗道往視宗

道以說者爲妄八月叔獻汲並權都水監丞提舉沿汴淤田九月戊申遣殿中丞陳世修乘驛經度陳潁州八丈溝故迹初世修言陳州項城縣界蔡河東岸有八丈溝或斷或續迤邐東去由潁及壽綿亘三百五十餘里乞因其故道量加濬治興復大江次河射虎流龍百尺等陂塘導水行溝中棊布灌溉俾數百里復爲稻田則其利百倍繪圖來上帝意向之王安石曰世修言引水事即可試入丈溝新河則不然昔鄧艾不賴蔡河漕運故能并水東下大興水田厥後旣分水以注蔡河又有新修牖以限之與昔不同惟無所用水卽水可并而溝可復矣故先命世修相度四年三月帝語侍臣中人視麥者言淤田甚佳有未淤不可耕之地一望數百里獨樞密院以淤田無益謂其薄如餅安石曰就令薄固可再淤厚而後止是月帝以慶州軍亂召執政對資政殿馮京曰府界旣淤田又行免役作保甲人極勞弊帝曰淤田者百姓何苦聞土細如麪王安石曰慶卒之變陛下旰食大臣宜於此時共圖消弭乃合爲議浮歸咎淤田保甲了不相關此非待至明而後察也十月前知襄州光祿卿史炤言開修古淳河

一百六里灌田六千六百餘頃修治陂堰民已獲利慮州縣遽欲增稅詔三司應興修水利墾開荒梗毋增稅五年二月侯叔獻等言人願買官淤田者七十餘戶已分赤淤花淤等及定其直各有差仍於次年起稅若願增錢者不以投狀先後給之五月御史張商英言嘗聞獻議者請開鄧州穰縣永國渠引湍河水灌漑民田失邵信臣故道鑿焦家莊地勢偏仰水不通流詔京西路覆實遣程昉領其事昉劄河去疏土築爲巨堰水行再歲會霖雨谿谷合流大漲堰下土疏惡莫能禦由此廢不復治閏七月程昉奏引漳洺河淤地凡二千四百餘頃帝曰灌漑之利農事大本但陝西河東民素不習此苟享其利後必樂趨三白渠爲利尤大有舊跡可極力修治凡疏積水須自下流開導則畝澮易治書所謂濬畝澮距川是也時人人爭言水利提舉京西常下陳世修乞於唐州引淮水入東西邵渠灌注九子等十五陂漑田二百里提舉陝西常平沈披乞復京兆府武功縣古迹六門堰於石渠南二百步傍爲土洞以木爲門回改河流漑田三百四十里大抵迂闊少效披坐前爲兩浙提舉開常州五瀉堰不當法

寺論之至是降一官十一月陝西提舉常平楊蟠議修鄭白渠詔都水丞周良孺相視乃自石門堰涇水開新渠至三限口以合白渠王安石請捐常平息錢助民興作帝曰縱用內帑錢亦何惜也六年三月程昉言得共城縣舊河槽若疏導入三渡河可灌西坵稻田從之五月詔諸創置水磴碾碓妨灌漑民田者以違制論命贊善大夫蔡朦修永興軍白渠八月程昉欲引水淤漳旁地王安石以爲長利須及冬乃可經畫九月丙辰賜侯叔獻楊汲府界淤田各十頃十月命叔獻理提點刑獄資序周良孺與升一任皆賞淤田之勞也陽武縣民邢晏等三百六十四戶言田沙鹹瘠薄乞淤漑候淤深一尺計畝輸錢以助興修詔與淤漑勿輸錢十二月河北提舉常平韓宗師論程昉十六罪盛陶亦言昉帝以問安石安石請令昉宗師及京東轉運司各差官同考實以聞還奏得良田萬頃又淤四千餘頃於是進呈宗師疏至言昉奏百姓乞淤田實未嘗乞帝曰此小失何罪但不知淤田何如爾安石曰今檢到好田萬頃又淤田四千餘頃陛下以爲不知臣實未喻帝曰昉修漳河漳河歲決修滹沱又無下尾安石

力爲辨說已而宗師與昉皆放罪他日帝論唐太宗能受諫安石因言陛下判功罪不及太宗如程昉開閉四河除漳河黃河外尙有溉淤及退出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止轉一官又令與韓宗師同放罪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安石右昉大率類此是時原武等縣民因淤田壞廬舍墳墓妨秋稼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縣令追呼將杖之民謬云詣闕謝耳使者因爲民謝表遣二吏詣鼓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帝始知雍邱等縣淤田清水頗害民田詔提舉常平官視民耕地蠲稅一料樞密院奏淤田役兵多死每一指揮僅存軍員數人下提點司密究其事提點司言死事者數不及三釐七年正月程昉言滄州增修西流河堤引黃河水淤田種稻增灌塘泊并深州開引滹沱水淤田及開回胡盧河并回滹沱河下尾六月金州西城縣民葛德出私財修長樂堰引水灌溉鄉戶土田授本州司士參軍八月甲戌詔司農寺具所興修農田水利次第九月又詔籍所興水利自今遣使體訪其不實不當者案驗以聞從侍御史張琥請也十一月壬寅知諫院鄧閏甫言淤田司引河水於酸棗

陽武縣田已役夫四五十萬後以地下難淤而止相度官吏初不審議妄興夫役乞加紕罰詔開封劾元檢計按覆官丁未同知諫院范百祿言向者都水監丞王孝先獻議於同州朝邑縣界畝黃河淤安昌等處鹹地及放河水而鹹地高原不能及乃灌注朝邑縣長豐鄉永豐等十社千九百戶秋苗田三百六十餘頃詔蠲被水戶夏稅是歲如耀州闔充國募流民治漆水堤八年正月程昉言開滹沱胡盧河直河淤田等部役官吏勞績別爲三等乞推恩從之三月庚戌發京東常平米募饑民修水利四月管轄京東淤田李孝寬言礬山漲水甚濁乞開四斗門引以淤田權罷漕運再旬從之深州靜安令任迪乞俟來年刈麥畢全放滹沱胡盧兩河又引永靜軍雙陵口河水淤漑南北岸田二萬七千餘頃河北安撫副使沈披請治保州東南沿邊陸地爲水田皆從之閏四月丁未提點秦鳳等路刑獄鄭民憲請於熙州南關以南開渠堰堰引泔水並東山直北道下至北關并自通遠軍熟羊峇導渭河至軍漑田詔民憲經度如可作陂卽募京西江南陂匠以往五月乙酉右班殿直幹當修內司楊琰言開封陳

留咸平三縣種稻乞於陳留界舊汴河下口因新舊二堤之間修築水塘用碎
甃築虛堤五步以來取汴河清水入塘灌溉從之七月江寧府上元縣主簿韓
宗厚引水溉田二千七百餘頃遷光祿寺丞太原府草澤史守一修晉祠水利
溉田六百餘頃八月知河中府陸經奏管下淤官私田約二千餘頃下司農覆
實九月癸未提舉出賣解鹽張景温言陳留等八縣鹹地可引黃汴河水淤溉
詔次年差夫十二月癸丑侯叔獻言劉瑾相度淮南合興修水利僅十萬餘頃
皆並運河乞候開河畢工以水利司錢募民修築圩埠九年八月程師孟言河
東多土山高下旁有川谷每春夏大雨衆水合流濁如黃河礬山水俗謂之天
河水可以淤田絳州正平縣南董村旁有馬壁谷水嘗誘民置地開渠淤瘠田
五百餘頃其餘州縣有天河水及泉源處亦開渠築堰凡九州二十六縣新舊
之田皆爲沃壤嘉祐五年畢功纘成水利圖經二卷迨今十七年矣聞南董村
田畝舊直三兩千收穀五七斗自灌淤後其直三倍所收至三兩石人臣權領
都水淤田竊見累歲淤京東西鹹鹵之地盡成膏腴爲利極大尙慮河東猶有

荒瘠之田可引大河淤漑者於是遣都水監丞耿琬淤河東路田十年六月師孟琬引河水淤京東西沿汴田九千餘頃七月前權提點開封府界劉淑奏淤田八千七百餘頃三人皆減磨勤年以賞之九月入內侍省都知張茂則言河北東西路夏秋霖雨諸河決溢占壓民田詔委官開畝元豐元年二月都大提舉淤田司言京東西淤官私瘠地五千八百餘頃乞差使臣管幹許之四月詔闢廢田興水利建立堤防修貼圩埠之類民力不給者許貸常平錢穀六月京東路體量安撫黃廉言梁山張澤兩灤十數年來淤澱每歲汎浸近城民田乞自張澤灤下流濬至濱州可泄壅滯從之十二月壬申二府奏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滲漉故灌漑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爲肥沃朕取淤土親嘗極爲潤膩二年導洛通汴六月罷沿汴淤田司十二月辛酉置提舉定州路水利司二年知維州楊采開白浪河哲宗元祐以後朝廷方務邊事水利亦浸緩矣四年二月甲辰詔瀕河州縣積水占田在任官能爲民溝畝疏導退出良田百頃至千頃以上者遞賞之功利大者取特旨四年六月乙

丑知陳州胡宗愈言本州地勢卑下秋夏之間許蔡汝鄧西京及開封諸處大雨則諸河之水並由陳州沙河蔡河同入潁河不能容受故境內瀦爲陂澤今沙河合入潁河處有古八丈溝可以開濬分決蔡河之水自爲一支由潁壽界直入于淮則沙河之水雖甚汹涌不能壅遏詔可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庚辰赦書略曰熙寧元豐中諸路專置提舉官兼領農田水利應民田堤防灌溉之利莫不修舉近多因循廢弛慮歲久日更隳壞命典者以時檢舉推行崇寧二年三月宰臣蔡京言熙寧初修水土之政元祐例多廢弛紹復先烈當在今日如荒閑可耕瘠鹵可腴陸可爲水水可爲陸陂塘可修灌溉可復積潦可洩圩埤可興許民具陳利害或官爲借貸或自備功力或從官辦集如能興修依格酬獎事功顯著優與推恩從之三年十月臣僚言元豐官制水之政令詳立法之意非徒爲穿塞開導修舉目前而已凡天下水利皆在所掌在今尤急者如浙右積水比連震澤未有歸宿此最宜講明而未之及者也願推廣元豐修明水政條具以聞從之

岷江水發源處古導江今爲永康軍漢史所謂秦蜀守李冰始鑿離堆辟沫水之害是也沫水出蜀西徼外今陽山江大皂江皆爲沫水入于西川始嘉眉蜀益間夏潦洋溢必有潰暴衝決可畏之患自鑿離堆以分其勢一派南流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至瀘州以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之害減而耕桑之利溥矣皂江支流迤北曰都江口置大堰疏北流爲三曰外應漑永康之導江成都之新繁而達于懷安之金堂東北曰三石洞漑導江與彭之九隴崇寧濛陽而達于漢之雒東南曰馬騎漑導江與彭之崇寧成都之郫温江新都新繁成都華陽三流而下派別支分不可悉紀其大者十有四自外應而分曰保堂曰倉門自三石洞曰將軍橋曰灌田曰雒源自馬騎曰石址曰鼓堯曰道溪曰東穴曰投龍曰北曰樽下曰玉徙而石渠之水則自離堆別而東與上下馬騎乾溪合凡爲堰九曰李光曰膺村曰百丈曰石門曰廣濟曰顏上曰弱水曰濟曰導皆以隄攝北流注之東而防其決離堆之南實支流故道以竹籠石爲大隄凡七壘如象鼻狀以捍之離堆之趾舊鑿石爲水則則盈一尺

至十而止水及六則流始足用過則從侍郎堰減水河泄而歸于江歲作侍郎堰必以竹爲繩自北引而南準水則第四以爲高下之度江道旣分水復湍暴沙石填委多成灘磧歲暮水落築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則役工濬治謂之穿淘元祐間差憲臣提舉守臣提督通判提轄縣各置籍凡堰高下闊狹淺深以至灌溉頃畝夫役工料及監臨官吏皆注於籍歲終計效賞如格政和四年又因臣僚之請檢討修作不能如式以致決壞者罰亦如之大觀二年七月詔曰蜀江之利置堰溉田旱則引灌澇則疏導故無水旱然歲計修堰之費敷調於民工作之人並緣爲姦濱江之民困於騷動自今如敢妄有檢討大爲工費所剩坐贓論入己準自盜法許人告興元府褒斜谷口古有六堰澆溉民田頃畝浩瀚每春首隨食水戶田畝多寡均出夫力修葺後經靖康之亂民力不足夏月暴雨衝損堰身紹興二十二年利州東路帥臣楊庚奏謂若全資水戶修理農忙之時恐致重困欲過夏月於見屯將兵內差不入隊人併力修治庶幾便民從之興元府山河堰灌漑甚廣世傳爲漢蕭何所作嘉祐中提舉常平史炤奏

宋史卷九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國總之裁脫為脫等里修

河渠志第四十九

河渠六東南諸水上

開寶間議征江南詔用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發和州丁夫及鄉兵凡數萬人鑿橫江渠於歷陽令符督其役渠成以通漕運而軍用無闕八年知瓊州李易上言州南五里有度靈塘開修渠堰漑水田三百餘頃居民賴之初楚州北山陽灣尤迅急多有沈溺之患雍熙中轉運使劉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克而受代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天禧元年知昇州丁謂言城北有後湖往時歲旱水竭給為民田凡七十六頃出租錢數百萬蔭漑之利遂廢令欲改田除租迹舊制復治岸畔疏為塘陂以畜水使負郭無旱歲廣植蒲芡養魚鼈縱貧民漁采又明州請免濠池及慈溪鄞縣陂湖年課許民射利詔並從之二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陽入淮汴歷

宋

史

卷九十六

河渠志

中華書局聚

堰者五糧載煩於剝卸民力罷於牽挽官私船艦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
繚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歲省官費十數
萬功利甚厚詔屯田郎中梁楚閣門祇候李居中按視以爲當然明年役旣成
而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便四年淮南勸農使王貫之導海州
石闔堰水入漣水軍漑民田知定遠縣江澤知江陰軍崔立率民修廢塘濬古
港以灌高仰之地並賜詔獎焉神宗熙寧元年十月詔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
之望亭三堰監護使臣並以管幹河塘繫銜常同所屬令佐巡視修固以時啓
閉從提舉兩浙開修河渠胡淮之請也二年三月甲申先是凌民瞻建議廢呂
城堰又卽望亭堰置牐而不用及因濬河隳敗古涇函石牐石礎河流益阻百
姓勞弊至是民瞻等貶降有差六年五月杭州於潛縣令郝亶言蘇州環湖地
卑多水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
而碁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
塘又因出土以爲堤岸度用夫二十萬水治高田旱治下澤不過三年蘇之田

畢治矣十一月命亶與修水利然措置乖方民多愁怨僅及一年遂罷兩浙工役又數月中書檢正沈括復言瀾西涇浜淺涸當濬瀾東堤防川瀆堙沒當修請下司農貸緡募役從之仍命括相度兩浙水利九年正月壬午劉瑾言揚州江都縣古鹽河高郵縣陳公塘等湖天長縣白馬塘沛塘楚州寶應縣泥港射馬港山陽縣渡塘溝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澗宿州虹縣萬安湖小河壽州安豐縣芍陂等可興置欲令逐路轉運司選官覆按從之元豐五年九月淮南監司言舒州近城有大澤出灤山注北門外比者暴雨漂流居民知州楊希元築捍水堤千一百五十丈置洩水斗門二遂免淫潦入城之患並璽書獎諭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于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

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爲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爲復河取淮爲源不置堰牐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往年田棐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旣不用牐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爲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指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尙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旣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至建中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刷堤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爲常是年將作監主簿李湜言鼎澧等州宜開溝洫置斗門以便民田詔措置以聞七年十月濬真楚運河哲宗元祐四年知潤州林希奏復呂城堰置上下牐以時啓閉其後京口瓜洲犇牛皆置牐是歲知杭州蘇軾濬茆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潮及西湖水造堰牐以時啓閉初杭近海患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濬西湖引水入運河復引漑田千頃湖水

多葑自唐及錢氏後廢而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潮潮水淤河泛濫闐闐三年一濬爲市井大患故六井亦幾廢軾既濬二河復以餘力全六井民獲其利十二月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呂梁百步兩洪湍淺險惡多壞舟楫由是水手牛驢捧戶盤剝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已委齊州通判滕希靖知常州晉陵縣趙竦度地勢穿鑿今若開修月河石堤上下置牐以時開閉通放舟船實爲長利乞遣使監督興修從之紹聖二年詔武進丹陽丹徒縣界沿河堤岸及石礎石木溝並委令佐檢察修護勸誘食利人戶修葺任滿稽其勤惰而賞罰之從工部之請也四年四月水部員外郎趙竦請濬十八里河令買種民相度呂梁百步洪添移水磨詔發運并轉運司同視利害以聞元符元年正月知潤州王愈建言呂城牐當宜單水入澳灌注牐身以濟舟若舟沓至而力不給許量差牽駕兵卒併力爲之監官任滿水無走泄者賞水未應而輒開牐者罰守貳令佐常覺察之詔可三月甲寅工部言淮南開河所開修楚州支家河導漣水

與淮通賜名通漣河二年閏九月潤州京口常州犇牛澳插畢工先是兩浙轉運判官曾孝蘊獻澳插利害因命孝蘊提舉興修仍相度立啓閉日限之法三年二月詔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河港浦溝瀆修疊堤岸開置斗門水堰等許役開江兵卒徽宗崇寧元年十二月置提舉淮浙澳插司官一員掌杭州至揚州瓜州澳插凡常潤杭秀揚州新舊等插通治之崇寧二年初通直郎陳仲方別議濬吳松江自大通浦入海計工二百二十二萬七千有奇爲緡錢糧斛十八萬三千六百乞置幹當官十員朝廷下兩浙監司詳議監司以爲可行時又開青龍江役夫不勝其勞而提舉常平徐確謂三州開江兵卒千四百人使臣二人請就令護察已開之江遇潮沙淤澱隨卽開淘若他役者以違制論確與監司往往被賞人以爲濫十二月詔淮南開修遇明河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河口五年畢工明年三月詔曰昨二浙水災委官調夫開江而總領無法役人暴露飲食失所疾病死亡者衆水仍爲害未嘗究實按罪反蒙推賞何以厭塞百姓怨咨乃下本路提刑司體量提刑司言開濬吳松青龍江役夫五萬

死者千一百六十二人費錢米十六萬九千三百四十一貫石積水至今未退於是元相度官轉運副使劉何等皆坐貶降四年正月以倉部員外郎沈延嗣提舉開修青草洞庭直河大觀元年五月中書舍人許光凝奏臣向在姑蘇徧詢民吏皆謂欲去水患莫若開江濬浦蓋太湖在諸郡間必導之海然後水有所歸自太湖距海有三江有諸浦能疏滌江浦除水患猶反掌耳今境內積水視去歲損二尺視前歲損四尺良由初開吳松江繼濬八浦之力也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願委本路監司與諳曉水勢精彊之吏徧詣江浦詳究利害假以歲月先爲之備然後與夫調役可使公無費財而歲供常足人不告勞而民食不匱是一舉而獲萬世之利也詔吳擇仁相度以聞開江之議復興矣十一月詔曰禹貢三江旣導震澤底定今三江之名旣失其所水不趨海故蘇湖被患其委本路監司選擇能臣檢按古迹循導使之趨下并相度圩岸以聞於是復詔陳仲方爲發運司屬官再相度蘇州積水二年八月詔常潤歲旱河淺留滯運船監司督責濬治三年兩浙監司言承詔案古迹

導積水今請開淘吳松江復置十二插其餘浦插溝港運河之類以次增修若田被水圍勸民自行修治章下工部工部謂今所具三江或非禹迹又吳松江散漫不可開淘泄水遂命諸司再相度以聞四年八月臣僚言有司以練湖賜茅山道觀緣潤州田多高仰及運渠夾岡水淺易涸賴湖以濟請別用天荒江漲沙田賜之仍令提舉常平官考求前人規畫修築從之十月戶部言乞如兩浙常平司奏專委守令籍古瀦水之地立堤防之限俾公私毋得侵占凡民田不近水者略倣周官遂人稻人溝防之制使合衆力而爲之詔可政和元年知陳州霍端友言陳地汙下久雨則積潦害稼比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尙遠水不時洩請益開二百里起西華循苑邱入項城以達于淮從之政和元年十月詔蘇湖秀三州治水勅立圩岸其工費許給越州鑑湖租賦已而升蘇州爲平江府潤州爲鎮江府二年七月兵部尙書張閣言臣昨守杭州聞錢塘江自元豐六年泛溢之後潮汎往來率無寧歲而比年水勢稍改自海門過赭山卽回薄巖門白石一帶北岸壞民田及鹽亭監地東西三十餘里南北二十餘里江

東距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趣赤岸甌口二十里運河正出臨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潰于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運詔亟修築之四年二月工部言前太平州判官盧宗原請開修自江州至真州古來河道湮塞者凡七處以成運河入浙西一百五十里可避一千六百里大江風濤之患又可就土興築自古江水浸沒膏腴田自三百頃至萬頃者凡九所計四萬二千餘頃其三百頃以下者又過之乞依宗原任太平州判官日已興政和圩田例召人戶自備財力興修詔沈麟等相度措置六年閏正月知杭州李偃言湯村巖門白石等處並錢塘江通大海日受兩潮漸至侵嚙乞依六和寺岸用石砌壘乃命劉旣濟修治八月詔鎮江府傍臨大江無港澳以容舟楫三年間覆溺五百餘艘聞西有舊河可避風濤歲久湮廢宜令發運司濬治是年詔曰聞平江三十六浦內自昔置牐隨湖啓閉歲久堙塞致積水爲患其令守臣莊徽專委戶曹趙霖講究利害導歸江海依舊置牐於是發運副使應安道言凡港浦非要切者皆可徐議惟當先開崑山縣界茜涇塘等

六所秀之華亭縣欲並循古法盡去諸堰各置小斗門常州鎮江府望亭鎮仍舊置牐八月詔戶曹趙霖相度役興而兩漕擾甚七年四月己未尙書省言盧宗原濬江慮成搔擾詔權罷其役趙霖別與差遣重和元年二月前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堤岸舊有斗門水牐等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修復六月詔兩漕霖雨積水多浸民田平江尤甚由未濬港浦故也其復以趙霖爲提舉常平措置救護民田振恤人戶毋令流移失所八月詔加霖直祕閣宣和元年二月臣僚言江淮荆漢間荒瘠彌望率古人一畝十鍾之地其堤闕水門溝澮之跡猶存近絳州民呂平等詣御史臺訴乞開濬熙寧舊渠以廣浸灌願加稅一等則是近世陂池之利且廢矣何暇復古哉願詔常平官有興修水利功效明白者亟以名聞特與褻除以勵能者從之八月提舉專功措置水利農田所奏漕西諸縣各有陂湖溝港涇浜湖濼自來蓄水灌溉及通舟楫望令打量官按其地名丈尺四至並鑄之石從之三月趙霖坐增修水利不當降兩官六月詔曰趙霖興修水利能募被水艱食之民

凡役工二百七十八萬二千四百有奇開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瀆已見成績
進直徽猷閣仍復所降兩官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澀委陳亨伯
措置三年春詔發運副使趙億以車畝水運河限三月中三十綱到京宦者李
琮言真州乃外江綱運會集要口以運河淺澀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泄水斗
門入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壩引江潮入河然後倍用
人工車畝以助運水從之四月詔曰江淮漕運尙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通
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運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
江雍熙中轉運使劉蟠以山陽灣迅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禧中發運使賈
宗始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三堰以均水勢今運河歲淺澀當詢訪故
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蓄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
陳亨伯內侍譚稹條具措置以聞八月臣僚言比緣淮南運河水澀逾半歲禁
綱舟篙工附載私物令河水增漲其令如舊初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
甚詔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平會兩浙有方臘之亂內侍童貫爲宣撫使

譚稹爲制置使貫欲海運陸輦稹欲開一河自貽盱出宣化朝廷下發運司相度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牐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牐自洪澤至召伯數百里不爲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拯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州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爲瓜州真泰三河所分於牝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浦牐復朝宗牐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是後滯舟皆通利云三年二月詔越之鑑湖明之廣德湖自措置爲田下流堙塞有妨灌溉致失常賦又多爲權勢所占兩州被害民以流徙宜令陳亨伯究實如租稅過重卽裁爲中制應妨下流灌溉者並弛以予民五年三月詔呂城至鎮江運河淺澀狹隘監司坐視無所施設兩浙專委王復淮南專委向子諲同發運使呂綜措置車水通濟舟運四月

又命王仲閔同廉訪劉仲元漕臣孟庾專往來措置常潤運河又詔東南六路諸牘啓閉有時比聞綱舟及命官妄稱專承指揮抑令非時啓版走泄河水妨滯綱運誤中都歲計其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涸官吏互執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司提舉等官同廉訪使者參訂經久利便列奏是月臣僚言鎮江府練湖與新豐塘地理相接入百餘頃灌溉四縣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來久矣今堤岸損缺不能貯水乞候農隙次第補葺詔本路漕臣并本州縣官詳度利害檢計工料以聞六年九月盧宗原復言池州大江乃上流綱運所經其東岸皆暗石多至二十餘處西岸則沙洲廣二百餘里諺云拆船灣言舟至此必毀拆也今東岸有車軸河口沙地四百餘里若開通入社湖使舟經平水徑池口可避二百里風濤拆船之險請措置開修從之七年九月丙子又詔宗原措置開濬江東古河自蕪湖由宣溪溧水至鎮江渡揚子趨淮汴免六百里江行之險並從之靖康元年三月丁卯臣僚言東南瀕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歷代皆有陂湖蓄水祥符慶曆間民始盜陂湖爲田後復田爲湖近年以

來復廢為田雨則澇旱則涸民久承佃所收租稅無計可脫悉歸御前而漕司之常賦有虧民之失業無算可乞盡括東南廢湖為田者復以為湖庶幾凋瘵之民稍復故業詔相度利害聞奏八月辛丑戶部言命官在任興修農田水利依元豐賞格千頃以上該第一等轉一官下至百頃皆等第酬獎紹聖亦如之緣政和續附常平格千頃增立轉兩官減磨勘三年實為太優詔依元豐紹聖舊格

宋史卷九十六豐稔學政詳錄人百餘即顯慶四縣夫田又照本一十益豐田

又命王仲閔同稟請賜符示斷亞孟與事抄來計置常聞要既又請東臨六州